

歷代社會風
俗事物考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37.232)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尙 秉 和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 商務印書館

*** 版權必究 ***

* G 二八八二

平

卷三十五

行唐尙秉和著

治病難疫

古醫病之法。周禮天官疾醫瘍醫獸醫。言之詳矣。而黃帝內經素問及史記扁鵲傳。尤能闡發其精理。茲俱不錄。錄其治法爲後世所無者數則。以及古社會於醫者之情況。

古以口吮疽

史記吳起爲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是可證古社會皆以口吮疽。故起施之士卒。期得其死志。蓋疽熱必有膿血。以手攝之則痛。不如以口吸收血易淨盡。且不痛也。

古以舌舐痔

莊子宋人曹商使秦歸。以得車多驕。釋莊子曰。吾聞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益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按說文舐以舌取物也。痔後病也。增韻隱創也是痔者肛門之病。今所謂痔創漏創也。而以舌舐之。今雖貴人不能有是也。莊子謂所治益下。下莫下於斯矣。

古爲小兒剔首搨瘕

韓非子。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搨瘕則寢益。剔首搨瘕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注。嬰兒癰瘕。當搨剔勿。使滋益。按注說非也。剔首搨瘕自爲二事。嬰兒頂門多不潔。故剔除之。至不剔則腹痛。今已不曉其義。瘕者瘕也。搨者擠其膿血也。非與剔首爲一事。又彈瘕者瘕。夫瘕至成然腫起。破之潰之法至多矣。乃必彈之。以試其熱否。則後之所嗤也。

至漢時吮癰已嫌其穢

史記佞倖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帝啗。音借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他日太子入問疾。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難之。夫毀膿血於口中。乃天下之至穢。雖以父子之親。有不能勉強者。故後世爲之者少也。

古皆官醫

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爲下。觀是則周時所謂醫皆官醫也。藥亦官家所備。蓋其時士民既無醫學。亦無藥劑。故政府設專官。以供民求取。惟釋經文似皆就醫。而無往醫。若疢重而不能造者。其如之何。此一疑問也。又有疾醫。今之內科也。瘍醫。今之外科也。獸

醫。今之獸醫也。惟食醫專掌飲食。爲今之所無。

至春秋末始有以醫爲業者

史記扁鵲傳。旣傳長桑君禁方。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診趙簡子病。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醜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是可證庶人初有以醫爲業者。而伎過官醫。故官醫妬之。若後世則不勝其妬矣。

其在漢初則齊人太倉公。診脈知人生死。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被告得罪。少女緹縈上書願以身代者。是也。其伎與扁鵲等。漢末則華佗。佗之師爲長沙太守張仲景。仲景名機。華佗聞機名。特詣長沙拜謁。機盡以其術傳之。其著述今祇存傷寒論。餘外科書盡佚。此皆以士人專精醫術。是以漢書杜延年傳云。昭帝末。徵天下名醫。可見業醫者多。不似春秋前之必爲官醫也。

中醫退化之故。因自古賤醫

中國醫術。古發明若是之精。魏晉以降。復失傳者何也。以中國社會。自古賤醫。論語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醫與巫。並稱其賤。可知。列子云。雖乞兒馬醫。不敢侮也。以馬醫與乞兒。並其輕。可想。史記李廣傳。以良家子從軍。如淳曰。謂非醫巫商賈百工也。是爲醫。卽非良家。魏志華佗傳云。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

意嘗自悔。悔醫賤於士也。世說殷浩妙解經脈。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言其母病。浩感其誠。爲診脈處方。一劑便愈。遂燒其秘方。恐人知其能醫而賤視也。夫社會風尚如此。讀書士人。誰肯爲醫。其肯爲者。學業類不足以輔之。故古人費千辛萬苦而得之者。後之人皆不能傳也。

周時防疫之法

古防疫之法。至爲精密。如杼井菽室。以灰水攻穰蟲。而儼疫尤爲大觀。秦漢以後。遺法皆廢。獨儼禮尙存。以近於游戲也。

以蜃炭攻穰蟲

周禮秋官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穰蟲。按周時無石灰。而以蜃殼燒灰。其功用與今石灰同。灰洒者。蓋以灰和水洒於屋隙。毒死穰蟲。穰蟲者。蚤蝨之屬。可爲傳染疫病之媒介。故殺之。自周時卽研究至此。可謂密矣。

菽室防疫

管子常春三月。菽室燻造。注燻謂火以乾之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楸樹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按說文菽蕭也。是艾草之屬。茲注云楸樹。是以菽爲楸也。新造之室。濕氣亭蓄。易生瘟疫。燻菽使乾。氣以殺疫。則室可安居。

至春則洵井易水

管子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同毒。注春時之井。當杼之以易其水。去滋長之毒。按方言杼。柚作也。土作謂之杼。水作謂之柚。據此則杼井者。必洵掘井土。使易新水。以舊水過冬。有亭毒也。清時北方人家。至春必洵井。蓋猶仍周制。亦所以防疫。

儺疫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吏而時難。同儺以索室驅疫。注方相者。方想言可畏怖也。方想蓋漢語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癘疫之鬼。如今魅頭也。時儺四時作。索度。同搜也。按說文。儺。醜也。如今之顛頭。徐鍇注。方相四目也。卽鄭所謂雙頭。然則漢之魅頭。卽周之方相。必黃金四目。執戈盾者。古以爲癘有鬼。月令云。季春命民儺。有大陵積尸之氣。與民爲厲。是其證。方相氏家。遂室毆鬼。見此凶威。自驚怖。逃去。是以孔子恐並驚其室神。退鄉人儺。則朝服立阼階。俾廟神有所依附。今鄉里疫重。輒然爆竹以衝散疫氣。猶是理也。

漢儺年祇一次以十二月臘祭前一日爲儺期

張衡西京賦。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芻。黍稷。振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集。飛礮雨散。剛章雄鬼。必斃。燿火馳而星流。遂赤疫於四裔。

按文選注引續漢書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卓首。逐疫禁中。蓋禁中地。小祇百二十人。卽足。若國民逐疫於都市。則非萬童不足以示威。又注引漢舊儀。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率百隸時儺。索室驅疫。以桃弧葦矢。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酒之。然則漢儺裝飾與周同。儺子萬人。且必以童。並以赤丸五穀。到處播酒。其繁盛則較周或過也。惟查月令仲秋季冬季春皆儺。漢祇十二月儺。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是儺與臘並行也。

唐儺疫之盛況

樂府雜錄。儺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辨麻爲之。長數丈。振振聲甚厲。口呼各凶神名。振子豆百。小兒爲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爲之。按面具者。漢以木。禮儀志。百官宮府各以木面獸。是刻木爲之。後世以紙糊。戴於首。使猶惡可怖。卽周禮之黃金四目。亦假面具也。不然。如何能以黃金爲目。目胡能四哉。又周儺漢儺。皆玄裳。唐則衣白衣而畫之。更被以朱髮。狀尤可畏。又以麻鞭振響。亦古所無。振子卽漢之儺子。振子豆者。蓋令儺子酒豆打鬼也。

宋儺疫

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醜。無

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按一副卽八百枚，是凡儼者，無不帶面具也。又夢華錄，除夕禁中大儼，用皇城親事官，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以是證宋儼比唐尤奇麗。蓋久視爲游戲矣。

古防疫已用隔離法

漢書平帝紀，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按疫起傳染最速，舍之空邸，使與家屬隔離，自漢已如此也。又曾子固越州救蓄記，春大疫爲病坊，募僧二人，視醫藥飲食，是亦用隔離法防疫，但病者無人敢看護，僧家慈悲，故募以侍疾也。

卷三十六

行唐尙秉和著

賦稅力役戶籍

賦役之制。通志等書詳矣。茲所述者。多可驚駭之事。令人知百姓之不易爲。自古而然。而非其詳制也。又後世習焉不察。多謂三代賦役輕於後世。雖班固亦如此。豈知孟子之稱述三代對戰國立言耳。今一追想其實況。民困亦甚也。茲編正比較其事實也。

周賦稅過後世

漢書食貨志。周時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賦謂車馬甲兵士徒之役。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者。謂十取其一也。戰國亂世。不能爲準。若漢初。則十五取一。漢末及東漢。則三十取一。過三代遠矣。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者。按周禮地官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又鄴長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是以遠人以歲時登記夫家衆寡。及六畜車馬。必登記者。備賦之也。不但此也。委人職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疏材。草木有實者也。畜聚之物。瓜瓠芋菜。禦冬之具也。是正賦正稅以外。尙斂及薪芻蔬果。以備賓客師旅之用。由今思

之。周民負擔之重。及其被擾情況。殆過於後世。蓋封建之過也。

周卽有人口稅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鄭玄云。賦謂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疏以九賦斂財賄者。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故云九也。又地官閭師職。凡無職者。凡夫布。注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按泉者錢也。天官外府掌布之出入。注布泉也。藏曰泉。行曰布。口率者。以口爲率。家有若干口。卽出若干泉。漢曰算。算口出錢。今外洋有人頭稅。係以頭計。茲則以口計也。於正稅正賦以外。復稅及人口也。

周稅居宅

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後鄭云。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夫經特云國宅無征。是民宅征也。然民宅征率。經無明文。疑下云園廩二十而一。卽民宅征率也。民宅亦名廩。非必商賈。遂人夫一廩。田百畝。注廩城邑之居。又詩胡取禾三百廩兮。傳。一夫之居曰廩。是廩卽民宅。園廩二十稅一。卽民宅二十稅一也。以故先鄭云。國宅。城中民宅無稅。而後鄭不從之。誠以一夫之廩與田。皆受之官。皆常有稅。特宅稅輕於田稅耳。

周已斂布帛

孟子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是周時已征及布帛也。

總周時之稅，有田稅、宅稅、口稅、車馬甲兵、新芻布縷菜蔬等稅。凡後世所有者，周無不有之。周所有者，後世或無也。

漢田稅輕於周

周田稅十取一，公羊傳所謂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也。至漢初則十五稅一，孝惠元年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是也。後三十而稅一，王莽傳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是也。王莽廢至光武而復，建武中詔田稅三十稅一，復西漢舊制，是漢之田賦較周輕數倍矣。

漢人稅百二十錢

高祖紀初爲算賦，如淳曰：漢舊儀，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按周之口率錢，不詳其確數，又不詳其年若干方出口錢，卽使輕於漢，然另有車馬甲兵之賦。漢則以此賦治車馬甲兵，則漢仍輕於周也。

至武帝復稅小兒年二十三錢

漢算雖稅人，然祇稅成童以上之男子，尙未若周以口爲率。至武帝用兵，始算口，並嬰兒亦稅之。貢禹傳禹以爲古民無賦，言不稅人則官算口錢，起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算，詔從之。其口賦若干，據昭帝紀，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注如淳曰：漢儀注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二十三。二十錢食天子。三錢補車騎馬。是蓋貢禹奏請以後之定制。若以前則兒三歲卽出錢。且不論男女。祇有口卽稅錢。誠以民至十五乃算。其十五以前不算。甚爲疏漏。然以齠齡之年而使出錢。則無名。故名曰口。又幼童難出整算。故祇賦二十三。在常時計。臣可謂滴水不漏矣。又按貢禹請年二十乃算。茲漢儀仍言至十四。是十四以前出二十三。以後出百二十也。詔從其七歲。未從其二十也。又景帝詔民年二十乃傅。禹所請乃復景帝舊制也。

武帝復稅人家藏錢及六畜

武帝紀。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千錢爲一貫。出算二十也。是百分稅二也。夫人家藏錢。難以稽核。稅者必少。故元鼎元年。詔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觀此則其稅之不當。且難斂錢可知矣。而用以擾民。則有餘。真可謂拙而少功。又昭帝紀。毋斂今年馬口錢。是養馬亦出稅也。

魏晉復算稅布縷以迄于明

通典。魏武初平袁紹。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晉初畝租米三升。戶輸絹三匹。綿三斤。按中原地畝收穀。不過四五斗。今稅粟米三四升。以二穀一米計。是幾十取二也。稅莫重於是矣。又西漢無稅緡絲之事。自魏晉開其端。至六朝隋唐。後算稅麻布及麻。自木棉興。至元明於布絹絲綿之外。復稅木棉。若十斤。皆質物。故歷朝復有絹布匹長幅寬及重量之規定。然胥吏上下其手。繁瑣擾民之狀況可知矣。

至清代始將布疋絹帛之稅一概革除而田稅亦輕于往古也。

民役

自春秋以來凡國家築城浚河築路修造宮室官署無不役民爲之此役於工者也。瞭望烽燧守隘關塞此役於兵也。在國民對於國家爲當然義務然使之不時或太過如秦築長城隋開汴河不世建築雖賴以成而民亦叛之。今將漢以前役民概略略述以覘古社會狀況至漢以後詳制自有專書。

周赴役免役期限及自然免役之人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注征者給公上事也疏七尺者韓詩外傳云二十行役故知此七尺爲二十六尺者年十五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故知十五是遠郊年十五卽赴役至六十五免國中年二十赴役六十而免也此定制至春秋猶守之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與於食後問知其年七十三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而廢其與尉是過免役之年而役之故罪其主者鄉大夫又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老者病者是自然免役之人也。

周役民年祇三日而弗與食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周禮司徒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由是證役時

不惟不與值，且并不與食。如公家與食，則無豐歉之計較。彼替悼夫人之食與人者，以爲其母家築城，偶食之以爲犒，非常食之也。

漢赴役期免役期

高帝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於家徭役也。據是，是漢初民年二十三始充役，至五十六而免也。至景帝時，改爲二十。景帝紀：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更舊制也。

漢兵役一月戍邊役三日然可僱人代役

昭帝紀：元鳳四年正月，詔三年以前逋錢未出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古者正卒無常也，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有踐更，貧者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以是證漢民每年有當兵一月義務，如不赴，直卽出錢二千，令前卒代也。如淳又云：有過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徭戍也。然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

成邊一歲耳。以是證漢成邊義務。每人歲三日。其實不能行。因自內地至邊塞。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行數月。始至三日。卽更徒勞往返。於勢不便。故使往者一歲一更。其不往者。則與往者以錢。然錢交官。官蓋不全與戍者。若全與。則一年得三萬六千。可致富。官蓋以此爲聚斂之法耳。故逋者多。

漢役平等

昭帝紀。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列。又蓋寬翹傳。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六朝時從軍自買鞍馬

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夫從軍已苦。從軍而自買鞍馬。尤非富人。不辦也。是等詳細狀況。史皆不詳。賴詩歌傳寫。略知其梗概。而歎古社會狀況之難。與今等也。

古從軍戍邊之慘狀

自唐以前。皆徵兵制。除貴人外。皆有當兵義務。非若後世募兵。多無室家。故一遇戰事。則生死難卜。遠戍邊塞。則多年不歸。征夫有離鄉之悲。思婦有久曠之怨。臨行送別。哭泣悲號。至爲慘痛。此等狀況。惟於詩歌中見之。他不能親切也。

古遠戍其衣。皆由家寄。官家蓋負輸送之責。而不爲製衣。故輩動思婦之恨。宋謝惠連擣衣詩云。紈素旣

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箇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絳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又唐杜甫擣衣詩。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寄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又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讀此三詩。知古社會幽怨之婦多矣。其述從軍送別者。如杜甫新婚別。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是必當時社會有此事。故有此詠。又垂老別云。男兒既介冑。長揖拜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是垂老而從軍。無子可知。妻何以爲情。其悲傷與新婚等。又兵車行。車轆轤。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夫有妻。有子。是中年而從軍者。乃家屬哭送。哭聲震天。不有詩史。後世孰知古社會有如此慘狀哉。

戶籍

古以有口賦。故戶籍冊也最重。漢魏以後。無口賦而徵兵。故戶籍仍重。其謂中國人戶口數不確者。乃清以來現象耳。若唐以前。則人口數不惟真確。卽男女有微告者。籍必書也。其死亡之率。更真確不待言矣。非若後世之視爲具文也。

周有戶籍專官

則周代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登下其死生。又地官遂人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衆寡，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夫曰自生齒以上，皆書，是民間生兒，無論男女，必報官也。曰登下其生死，是無論男女長幼，凡病死，必報官也。曰七尺六尺以及六十六十五，皆征之，是庶民年歲，官家皆有册記，雖欲避而不能也。

周戶籍上親屬必詳

大戴禮記：古者殷屬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注殷衆也。成者成人者也。名、姓、名、屬、親、屬，是一戶之內，除家主外，其長幼親屬皆登於籍也。

漢唐造戶口册時無論男女老少皆入城查看

漢唐戶口籍詳於後世，夫人而知之。至其登記時如何情狀，史不言之。若不詳攷，不知其擾民其嚴厲至於如此也。攷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又江革傳：母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輶中，輓車不用牛馬。唐章懷注云：案比者，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按婦人旣不能給役，婦而老，尤無用，乃年年校閱其相貌，以憑登記。老婦如此，少婦可知，女子如此，男子可知。卽此一端，古社會庶民之多事，過於後世也。乃自漢迄唐，慎審如出一轍，誠以人人相貌皆有特別標識，或小有改易，年年校閱，登記詳悉，如犯法而逃避，則易於緝獲也。

唐戶口册登記之標識種種

唐開元二年交河柳城二縣戶口册册式如表式。首填戶主姓名。次填親屬。大戴禮所謂殷屬也。其親屬之中。無論男女。有言必書。有誌必書。書省者如右足跛。左目眇等。書誌者如耳下有瘤。面何部有黑子。及面白面赤面黑等是也。是册爲新興布政使王君卿先生得之迪化古墓中。原爲一畫。繪一松下立一女鬼。糊於墓牆上。高約五尺。寬一尺六七。背一分厚。皆戶口册紙。今迪化正唐交河柳城二縣地。王維詩所謂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是也。迪化空氣乾燥。故紙經千年不壞。縣印大與今等。先生曾借余觀之。故得其詳如此。

行旅

周會盟時旅野狀況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陞楹。再重。設車宮。轅門。棘門。爲帷宮。設旌門。注陞楹者。聯三木交互。以爲遮列。車宮者。次車爲藩牆。轅門者。仰車以轅表門。棘門者。以戟爲門。帷宮者。張帷幕以爲宮室。旌門者。樹旌於門也。按古會盟不於都邑。於曠野。故以車爲垣牆。以轅爲門。張帷幕以爲宮室。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至日。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幕是。其證也。此國君與卿大夫之旅行。雖齋藪多。輻重爲累。然有車馬。有僕役。所至有官邸。尙能任之。若士庶旅行。則其難有三。

一古無鬻食者凡旅行須自行擔糧

莊子逍遙遊。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胠篋篇。某所有賢者。贏糧而從之。又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趨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按贏者。擔也。列子云。商丘開

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畚者竹器。所以盛糧。荷亦擔也。倘中途糧匱。則不得食。列子韓娥東之齊。糧匱。過雍門鬻歌假食。又論語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皆旅行自行裹糧之證也。

一旅行須攜釜鬲自行炊飯

古裹糧旅行。飯須自炊者勢也。自炊則須攜釜鬲。史記蔡澤傳。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盜。奪釜鬲於途。又孟子孔子接淅而行。是皆攜釜鬲旅行自炊之證。蓋春秋時雖有逆旅。而不需食。客至假釜鬲爲炊。少則可。衆則有時不給。故必自攜始便於用。夫釜鬲尙須自備。則匕箸椀勺之類。更不待言。以是證古行李之繁多。過今日十倍。

一旅行無節傳則即時入獄

客無驗者。逆旅不納。僉以爲商君之法。豈知自成周卽如此。周禮地官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注無節不行。所以防寇盜。又比長職。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也獄。又司關。則以節傳出內之。又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此其事可於韓非子證之。韓非子云。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客問之曰。客也。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更因囚之。是旅行而無驗。卽納圜土。又史記孟嘗君傳。昭王既釋孟嘗君。卽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鷄鳴。而鳴鷄鳴。遂發傳出。按更封傳者。書僞姓名於傳上。其入關時所給之真傳。爲孟嘗君。茲恐見阻。故

易僞名。是無節。傳卽不能出入關。又商君傳。商君亡。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驗者證也。亦傳也。是無傳。並不能宿逆旅。然則古旅行之艱難。飲食猶其次也。

春秋戰國客店之情狀

周時行旅。除官吏出使。商賈運輸外。旅客蓋甚稀。而官吏所至。駐官邸。周禮遺人所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候館是也。故以逆旅爲業者少。然亦有之。國語陽處父如衛。返過甯。舍于逆旅甯羸氏。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是皆非官設。而自以逆旅爲業者也。又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注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李云。謂舍於賣漿家。是蓋業逆旅而兼賣漿。故孔子舍之。又陽子居至梁。遇老子於中道。至舍。進盥漱巾櫛。與老子語。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是尤私人業逆旅業之證。又史記商君傳。亡至闔下。欲舍客舍。舍人曰。舍人無驗者坐之。是商君頒布客舍規程。不得貪受報。而宿無驗之客。其爲商業尤顯然。第其時雖有客店。似不賣食。故客仍須自炊。漿者飲料。如今之賣茶非食也。

周貴人旅行時祖道犯較之盛況

祖道者。祭道也。風俗通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

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又按詩大雅仲山甫出祖箋云祖者犯軼之祭犯軼者按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王路也。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注行山曰軼犯者封土爲山象以菩音阜芻棘柏爲神主。既祭則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自左馭者大馭既下車祭軼王暫執轡祭訖馭登車取王手之轡遂驅而速行也。又按詩大雅云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脂與羝乃祖道之祭品以是證祖道在先既祖則以車轆神主及土山以行故曰犯軼也。

按祖神風俗通以爲祖者祖也。漢書疏廣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者送行之祭一說黃帝之子縶祖好遊遠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故出行必祭之而飲於其處是以祖爲人名似較應劭訓祖爲往說爲勝。

周送行必飲餞

詩大雅申伯行邁王餞於郿箋云祖而舍軼飲酒於側曰餞。又聘禮乃舍軼飲酒於其側注大夫道祭無牲牢酒脯而已故祭畢又於旁飲酒以餞別也是自王及卿大夫送別者皆飲酒。又詩邶風出宿於漚飲餞於漚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女子送別亦飲饌也。

漢魏時旅行

其官更旅行則舍宿都亭史記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嚴延年傳母止都亭不肯入或止鄉亭鮑宣傳舍

宿鄉亭人皆非之是也。或止傳舍中。尹翁歸傳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何武傳武行部必先詣學宮見諸生。然後入傳舍。傳舍與都亭皆官。設有官掌之。專備官吏過往。魏相傳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師古曰。傳謂縣立傳舍。是可證。非官不許入。故詐稱御史。又官吏入傳舍。傳舍須供飲食。龔勝傳。勝辭官歸里。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是因勝既罷官。特詔仍以官吏待遇。又光武紀。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餓爭奪之。是皆傳舍供給官吏飲食之證。以故廉潔自好者。則不入傳舍。魏志張旣傳注。每行縣飭吏攜饌。自刈草食馬。不宿亭傳是也。

漢客店仍不賣食客仍自炊

漢官吏旅行有傳舍。有都亭。殊無所苦。若士庶旅行較周時少便者。商設逆旅似漸多。後漢黃憲傳。潁川荀淑至潁陽。遇憲於逆旅。又郭泰傳。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宿處也。又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客舍。又魏武詩。逆旅整設。以通商旅。可證其時旅店已漸多。惟仍不具食。後漢周防傳。父揚少孤危。常修逆旅以供客。而不受其報。是不責房值耳。若具食而不受報。焉有此力。又魏志胡質傳注。爲武威太守。子威以家貧無車馬。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告歸。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夫食畢復行。非夜可知。設客舍而售食。萬無日。

中。小。慈。之。時。必。自。炊。以。饜。時。而。少。行。路。也。

漢初旅行仍須持傳但祇過關用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宴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時承平久故過關廢傳。至景帝四年七國反詔諸關復用傳出入自是迄漢末不廢。甯成傳許刻傳出關終軍傳步入關關吏予軍繒軍問此何爲吏曰爲復傳也。復返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乘結而去及軍爲謁者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繒生也張宴曰繒符也。若券契亦傳也由終軍傳證之可見未至關時旅行卽不用傳祇過關用又以證官吏雖過關不用傳也。

至漢末凡官民旅行皆用傳否則廚傳不留

王莽傳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乃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按此廚傳疑卽客舍非傳舍傳舍非官更不得入龔勝告歸特詔令傳舍是其證。又莽傳大司宮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甯有符傳耶是官吏舍官舍須以符傳爲憑。茲渾言吏民不持傳廚傳勿舍是庶民無傳者廚傳不敢留卽官吏無傳亦不敢留也。觀師古注是爲漢舊法莽不過副以布錢耳是漢末旅行艱於漢初也。

後漢過關符傳須向官家買

西漢時符傳無賣者。終軍傳。關吏子軍繻。是至關。卽予傳之證。至東漢。則賣傳以爲斂財之法。郭丹傳。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符卽繻也。又東觀記。丹從宛人陳洸買入關符。是符傳亦可轉賣也。

東漢時旅行有符傳則到處護送

高士傳。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卒。蟠卽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葦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按從洛陽至濟陰。東行不過關。然從事特與以符傳。云護送者。蓋有符傳卽可舍亭驛。免宿道旅。行路益便也。

五代時旅行仍用傳

徐鉉稔神錄。道士張謹。旣失書囊。行李將及潼關。時秦隴用兵。關禁甚嚴。客行無驗。皆見刑戮。因不敢東渡。是至五代有事時。行路仍用傳也。

漢魏送別時之祖餞

漢書疏廣傳。廣及兄子受。上書乞骸骨。歸里。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又劉屈氂傳。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是送別兼飲饗與周同也。惟不言犯軼。似其時祇祭祖神也。

六朝時客店始賣食

世說王敦爲逆。晉明帝乃持金鞭著戎服騎馬。陰察地勢。未至十餘里。有客姆居店賣食。又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是可證。凡逆旅皆不設食。獨敬友設食。以使人。人故史特書其異。隋唐以來。客舍旗亭。皆賣飲食。行旅勞頓。所至如歸。與古異矣。

六朝時送別須啼泣否則謂爲寡情

世說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乃婦人。與人別。惟啼泣。便舍去。周侯名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拊其背曰。奴好自愛。又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饑。遂下泣言辭。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音不。赧然而去。坐此被責。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然分首。然人在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按江淹別賦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狀送別之情。最爲親切。乃黯然銷魂。則可。而必強以下淚。則外。貌也。彼李陵送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日暮欲何之。其悲痛豈祇下淚而已哉。乃六朝人。以是爲送別儀。式。且以是。而見責。其前乎六朝如漢魏。後乎六朝如唐宋。皆未有也。真特殊之風俗已。

唐宋時旅行已大便。惟唐仍以昂爲路費。

明清以來，旅行者皆持銀沿路易銅錢用之。若唐以前，皆以帛爲糧。家語孔子之剡，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命子路取束帛贈程子，是贈路費也。魏胡質與其子絹一匹，爲道路糧。前見是魏晉時亦以帛充路費。至唐尤甚。鄭哲才鬼記寶玉妻曰：君不合居此，宜速命駕。常令君有絹百匹，言訖贈絹百匹而別。又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下第，游蘇湖間，遇疾貧窘，困褻垢衣，授僕曰：可以此少辦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費也。乃具牛肉旨酒，村老皆醉飽，獲束緘三千，又稽神錄：謹得行李，更詣主人，遺絹數匹，乃得歸。又劉無雙傳：古押衙爲具檐子一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便發，是皆以絹爲旅費也。用銀者絕少，蓋行路裹糧，萬不能多，而古代金銀賤，亦難以多帶。惟帛則輕而易舉，行旅最便，故古視帛與錢幣等，不曰幣帛，則曰錢帛。即今久不用帛，俗語猶曰財帛，是其證。宋元以來，用者漸少，明清則皆以銀換錢，無以帛爲糧者。

卷三十八

行唐尙秉和著

兵事

周時以鼓進兵以金退兵

左傳哀十一年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兵金以退兵不聞金言將死也按莊十年戰於長勺公將鼓之闕曰未可齊人三鼓又韓詩外傳趙簡子卒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圍中牟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曰吾不乘人於危又墨子越王焚舟失火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蹈火死者百餘人王擊金而退之是皆以鼓進兵以金退兵之證想見古戰時聲勢之浩大也金者今俗謂之鑼

漢戰時仍用金鼓

漢書韓信傳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大戰良久於是信耳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旗鼓又李陵傳鼓聲不起又聞金而止又光武紀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蓋仍以鼓進兵以金退兵也

古戰時主將可對面語

春秋時戰陣之間仍不廢禮讓如晉卻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欒黶餽子重以飲雖大戰之時德遺

不絕。至漢初漢王與項王臨廣武而語。又蜀志關羽傳注。羽與魏將徐晃夙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由是證之。古兵陳相距甚近。故能對語。若稍遠。則語不能聞矣。故漢王數項王以十大罪。項王怒。伏弩射中漢王也。

礮之沿革

前漢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注。張宴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按此卽礮也。蓋以大木激石。飛至敵所。故廣韻云。機石也。是以字從石。又按後漢袁紹傳。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爲霹靂車。唐韋懷注云。卽今拋車。又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爲礮。是至唐仍石礮也。至金元時。火銃興。遂又本其法而爲火礮。法以銅鐵爲巨銃。內實火藥。然以發彈。明紀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礮碎。御舟是也。自洋槍興而火銃廢。大礮術亦愈精。於是明清以來所鑄之土礮。又廢。今沿邊之地。所廢置者是也。其餘戰器。刀矛以外。惟弓箭用之最久。自三代至清不廢。其製造之術爲極精。外觀亦最華美可愛。乃至今無習之者。不惟射術亡。其製造弓箭之絕技亦亡。甚可惜也。

烽燧報寇警

烽燧報寇警法最迅速。自三代至明清。數千年不廢。清咸豐時。太平亂。猶用此法。凡大道十里一墩。高約四丈。有警則以次傳烽。頃刻可達數百里。而狼煙最佳。狼煙者。蓄狼屎然之。其煙沖天。風不能動。尤可俾

遠方望見自鐵道與官路廢墩鋪五里一鋪亦燃惟沿長城仍有此遺蹟耳然狼煙之發明唐以前無有

墨子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特殺爲辟穢亭一鼓寇烽警亂烽傳火以應之至主國止其事急者

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奔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

烽入境舉二烽射妻疑爲樓舉三烽藍郭會舉四烽二藍郭會舉五烽按墨子善守其言築亭之法及舉烽

規矩詳矣至烽燧之形則未言

漢書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作爲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

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宴曰晝烽夜燧燧師古

曰晝燧燧夜舉烽又按司馬相如傳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燧孟康曰燧如覆米筩懸著橐臬頭有寇則舉

之燧積薪有寇則然之

按櫓者樓也土櫓者卽墨子所謂郵亭明清時之墩臺也兜零者廣雅云籠也卽孟康所謂覆米筩略如

懸桔槔頭有寇則高舉使遠處易望見墨子不言桔槔然曰引而上下之則亦懸桔槔也惟置薪草於兜

零中而然之不並然兜零乎抑兜零爲鐵製物乎至於烽燧之分史記索隱云烽主晝燧主夜魏張宴亦

曰晝烽夜燧誠以白日不能見光故以烽煙告警夜能見光不能見煙故然燧使起火光以報警而師古

則謂晝燧夜烽實烽燧爲一物皆須然薪而後起煙起火光不過晝以煙爲識夜以火光爲識耳

至唐則焚狼糞爲烽燧

無論烽燧。在漢魏時皆然。薪爲之。至唐造烽燧之法益精。西陽雜俎云。狼糞燧直上。烽火用之。蓋燧直上。則能望遠。否則爲風吹倒。遠處難見。法誠善也。自此以後。遂名烽燧爲狼煙。宋史曹翰傳。先是虜至。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直上。虜疑有伏。引去。然此必白晝用。夜則仍然燧爲光。且以證古時狼多。若今日雖深山亦不易得若干狼糞爲用也。

歷代驛傳之狀況

古人交通迅速之法。惟恃驛傳。凡官文書來往。緊急報告。皆賴之。法定若干里爲一驛。凡車馬上路疾馳。至驛而更。以休人馬。故傳遞迅速。春秋時名曰遽。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於鄭。定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亦名曰駟。文十六年。楚子乘駟會于臨品。是也。至漢。名曰傳。高帝紀。田橫懼。乘傳詣雒陽。英布傳。王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如淳曰。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如如淳說。傳以四馬爲最多。而亦有六馬者。袁盎傳。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注六乘者六馬。蓋事愈急。馬愈多。漢又名置。劉屈氂傳。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驛也。按風俗通。漢改郵爲置。增韻云。步傳曰郵。馬傳曰置。蓋春秋時人不能騎馬。故祇有傳車。至漢人能騎馬矣。而官吏仍不騎行。又其時往來文書仍竹簡。書囊堆積。非車不能。

載。而官吏有急事。亦常乘傳。故仍有傳車。凡置馬。謂之驛騎。自馬遞。輿而車。傳漸少。自晉初。紙多。而文書簡省。馬亦可遞。故尤迅速。元馬哥婆羅遊記云。元世祖時。自塞外關大道。直達西域。東西數萬里。凡傳遞文書。二十五里爲一站。騎馬搖鈴。到站卽更易。傳遞迅速。朝發夕至。此皆馬遞也。至於清。惟官吏往來。蒙古者。有傳車。馳行沙漠中。謂之台站。餘內地大路。每三十里一驛。盡馬遞。故每行官道。輒聞鈴聲。驛馬絡驛不絕。至光緒末。郵政興。而驛馬始廢。

卷三十九

行唐尙秉和著

歲時伏臘

凡歷代歲首皆爲令節。士民和會。古今如一。茲編不論論歲首以外時節之沿革。蓋無論士農工商。終歲勤動。無娛樂之時。則精神不活潑。古之人於是假事以爲娛樂。原以節民勞和民氣。亦即所謂張弛也。此其義也。乃執者往往以時節酒食歡娛。祭饗迷信。謂爲無理而欲刪除之。豈知古人用意。乃假時節以爲娛樂。非娛樂之義在時節也。時節者乃人爲。故自古及今有沿革。有轉移。有風俗習慣。習慣既久。使視爲當然。不能究其所以然。

其在周時則假祭神爲娛樂期

禮記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注。事祭也。單。同。出里者。里人盡出祭也。按古二十五家爲一里。里必有社。年分兩季祭之。有春祭。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者。甲日也。有秋祭。周禮春官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移。注。秋祭也。祭之日。樵牛宰羊。里人盡出。祭罷而分其肉。則社日之不治事。酒食燕樂。手舞足蹈。可知矣。而一年兩舉。其在仲春者。以民將勞動而爲之。在秋後者。以民勞動既久而爲之。皆具深意。非漫然也。

其次爲蜡。禮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其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爲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按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也。饗之也。是舉於歲終。一年祇一次。其詳細狀況及其禮節。今已不得知。第觀子貢所云。一國之人皆若狂。則當時社會以是日爲唯一之娛樂期。殆與社日同也。

至戰國仍以社臘爲唯一令節

韓非子。秦昭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又豕身三蠶。相與訟。一蠶曰。若不患臘之至。而毛之燥耶。是可證社臘時殺牛宰豕之多。爲社會大酬之唯一令節。臘卽蜡也。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

社臘外周重上巳節

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鄭注。以漢三月上巳修禊當之。然不甚明確。惟風俗通引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簡招魂。祓除不祥。是三月上巳爲周時令節。士民遊春。祓禊水上。娛樂可知。鄭建國在春秋初。在列國爲最後。鄭如此。列國可知。再證以周禮。上巳爲令節。無疑矣。

兩漢時所行之節令

一爲上元。漢志：執金吾禁夜行。唯正月十五，勅許弛禁，謂之放夜。一爲三月上巳。衛皇后傳：帝祓霸上。還。孟康曰：祓，除也。從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也。又後漢周舉傳：六年三月上巳，商大會賓客，譏于洛水。又周禮：春官女巫，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是漢以三月上巳爲節也。故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官民皆出，其盛可知。一爲伏臘。東方朔傳：久之伏日，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獨拔劍割肉曰：伏日當早歸。夫曰早歸，可見伏日皆歡娛讌飲。又嚴延年傳：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是可見以臘爲節。又楊惲傳：歲時伏臘，烹羊炷羔。又元后傳：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是益可證社會至伏日臘日，酒食醉飽之娛樂。一爲日至。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休，宜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由來已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恩私，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一笑爲樂。注：日至冬至夏至也。夫至日至而官吏且休沐，社會可知。一爲社日。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蓋其歡娛仍與周同也。

漢末之寒食

總漢家之令節，爲上元、上巳、爲伏日、臘日、春社、秋社、夏至、冬至，其見於史者，共有八日，皆社會遊宴飲樂之時。至七月七日彩女穿鍼，見西京雜記。五月五日浴蘭湯，見大戴禮。五月五日賜羣臣羹，見漢書。以

及後漢劉玄傳立秋日。羶臠皆未敢必。社會以是日爲娛樂之期。故不詳。惟至後漢末。忽爲介子推而有寒食之節。鄉民無知。演爲風俗。政府迭禁之。而其風至唐宋仍不已。禁火三日。甚無謂也。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冬中輟一月寒食。老小不堪。舉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溫食。又魏武帝令。關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寒食。云爲介子推。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禁絕火。如有犯者。家長半年刑。是寒食在漢末初起。祇太原上黨諸郡。未普及於中原各郡。且自周舉傳觀之。祇子推亡月。一月寒食。自魏武令觀之。則自冬至起。至清明皆寒食。變本加厲。又觀周舉傳。是子推亡於冬月。胡爲寒食至清明始已。又胡爲至唐宋全國皆然。風俗推移。有不可思議者。然則寒食節在漢末最爲苦境也。

魏晉六朝之佳節

世說。華歆蜡日。集子姪。讌飲。晉書戴洋傳。陳賔問洋。人言江南常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玆。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後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按蜡臘皆祭百神。其義一也。歆於此日。集子姪。讌飲。可證。仍爲令節也。又十九日臘。可見臘仍無定日。仍於冬至後三戌爲之也。

社臘外。則以上已爲最重。晉書夏統傳。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觀此則上已爲社會最繁華之節。但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已。蓋社會習慣。已重三月三。

日三日與上巳期相距甚近。故併上巳節於三日。非若周時之專用三月上巳而忽視三日也。蓋自秦漢以來漸重。三月三日文選有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虞摯曰。三月曲水其義何。摯曰。昔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二漢相沿。皆爲盛集。據此是自漢以來已重。三月三至曹魏以與上巳近。遂卽於是日修禊而廢除上巳。故宋顏延年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齊王元長亦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皆於曲水修禊而皆於三月三。是其證也。至是日之繁盛。盡見於沈休文三月三日詩。詩云。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閒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雁鷺陂。清晨戲洛水。薄暮宿蘭池。元巳卽上巳。實是日未必爲巳日。仍沿舊稱耳。又虞信有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亦一證也。

六朝時至冬至卽拜節

顏氏家訓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無母拜父。又云。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按以冬至與歲首並稱。可見其重相等。不詣喪家者。不赴喪家賀節也。長至卽冬至。拜父拜母亦拜節也。是六朝時視冬至更重於前。

其次則重九亦重。太平廣記。晉宣帝於九月九日。賜羣臣桑落酒。晉書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風吹帽落。南宋書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登項王戲馬臺。至今相承爲故事。而謝靈運謝宣遠皆有九日

從宋公宴戲馬臺詩。又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坐東籬下。摘菊盈握。又南史。齊武帝立商飈館於孫陵寺岡。世呼爲九日臺。秋九日車駕幸焉。是六朝之重九。與三月三日同。惟三日則近水修禊。九日則擇地登高。三日則漢舊俗。重九則魏以後始行也。

其他若人日。見薛道衡詩。七月七日都人皆曝衣。郝隆則仰臥於庭。曝腹中書。又七月七日當晒衣。諸阮庭中爛然。皆見於世說。然社會似不以是爲娛樂之期。又寒食端午中秋。在六朝時。見於文人歌詠者亦少。似其時不甚重也。

惟梁簡文帝有看燈賦。殆上元夜也。蓋上元承歲首娛樂之時。而值月夜。自漢以來。金吾卽放夜三日。六朝想當益盛。惟其時燈油蓋尙貴。每值物油故帝賦有南油俱滿。西漆爭然之語。夫爲燈戲而至於然漆。則後世所無也。

唐宋之令節 上元燈火之大觀

古人精神之活潑。遠過後人。其魄力之偉大。尤非後人所可比。卽如上元燈火。其布景之奇麗。高遠宏大。在唐代固負絕後人。卽宋時亦非今人所能辦。其唐宋燈火。見於詩歌者。如王珪詩。雙鳳雲中扶蓋下。六鼉海上駕山來。又向子諷云。紫禁煙花一萬重。鼉山宮闕隱晴空。玉皇高拱雲霄上。人物嬉遊陸海中。又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又李商隱詩。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蓋溢通衢。讀此數詩。唐燈火。

之影及和樂之聲如耳聞目觀矣蓋鼉山鳳簫不惟排列雲空並能浮搖上下其宏大固可驚其技藝之精能亦可佩至其高度據開元遺事上在東都結繒綵爲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丈又雍洛靈異小錄唐時元夜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高百餘丈又天寶遺事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丈照數十里查唐時尺與今尺正同高至百五十丈幾一里真驚人矣此長安東都之盛也此外如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移仗上陽宮葉法善言西涼府燈亦亞於此今上閉目已在霄漢俄而及地觀燈果然以鐵如意質漬爲驗又幽怪錄明皇於正月望日問葉天師四方何處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術觀之師曰可俄而紅橋起殿前帝步而上俄頃至廣陵士女皆仰望曰仙人現五色雲中是西北涼州東南廣陵燈火皆亞於兩京也

宋時燈火其見於宋詩者王安石云別開闔闔壺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想見空中樓閣之佈置程漢金陵元夕云三山火照瓊花發人在南天白玉京想見空中山島之崢嶸王磐云夾路星毬留去馬燒空火樹亂歸鶻讀此詩知宋上元燈火不亞於唐至元夜狀況之見於紀載者如容齋隨筆西京正月十五前後各一日看燈宋增爲五夜因錢氏納士展至十八又程史宋宣和中張燈有夫婦相失者婦至端門飲賜酒竊懷金杯衛士察知送御前婦口占詞有竊取金杯作證明之句上喜以杯賜之命黃門引歸又王韶幼子宋元夜觀燈爲姦人負去兒覺其異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過宋攀轅大呼賊駭逸內人抱置之

膝擁至上前上問誰氏。其道所以。上歎其早慧。賜壓驚金屋錢果。值鉅萬。此皆因元夜都城人馬擁擠。山崩海湧。故至夫婦相失。幼子被劫。又以證宋時皇帝觀燈時出至端門。與民同樂。仍與唐同。故是等小事。輒爲皇帝所見。隨時處分。得民歡心。內家者宦官也。

唐宋之清明節

按杜甫詩。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足見唐三月三日赴水上修禊之盛。然吾疑祇都邑士人及富貴人家爲之。在社會未必普遍。其普遍社會。雖鄉曲不遺者。乃清明之寒食也。其普遍殆與歲首同。然元旦上元日至社臘等日。皆爲社會娛樂之節。獨清明時值春和芳草遍地。天涯遊子最動歸思。而柳綠桃紅。士女踏春。不忘和樂。其趣味介乎娛樂非娛樂之間。而唐宋時尤甚。分述於後。以見當時風俗。

一禁火禁火之俗。先起於并州各地。見後漢書周舉傳。及魏武帝令。均見前周舉已移書介子推廟。曰寒食

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矣。是後漢中葉已創行三日禁火。乃觀魏武令仍不止三日。其所以如此者。據荆楚歲時記。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則兩眉傷田。觀此則愚民迷信有所畏忌。故周舉三日之約。不能卽行。至六朝則斷火一日。齊民要術云。之推忌日斷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清明節前一日是也。至唐則於清明前三日禁火。至第三日晚。則由宮內出火。賜近臣。韋莊詩所謂內官初賜清明火。韓翃詩所謂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歐陽修詩所

謂火禁開何晚。禁火仍風雨者是也。故選清明。則曰新火。杜甫詩。朝來新火起。新煙賈島詩。暗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東坡詩。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因曾斷。故曰新。初祇起於并州。後漸普遍全國。風俗推移之不可思議如此。

一寒食。鄴中記。并州俗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蓋既斷火。卽冷食。而冷食以甘者爲佳。故唐宋至清明。社會賣餠者獨多。宋之問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餠。李商隱詩。粥香餠白杏花天。劉筠寒食詩。陽市喧簫吹。宋祁詩。簫聲吹暖賣餠天。又集異記。工部尙書邢曹進討叛。飛箭中肩。鐵不可拔。有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餠。如法應手清涼。是可證餠多於寒食。賣故有專名。蓋餠最使於冷食。可塗餠餅。製餠餅。沃各種酪食。故寒食前爭蓄之。白居易詩。留餠和冷食。張文昌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廚分冷食。歐陽修詩。多病正愁餠粥冷。足見當時寒食之苦。况而寒食二字。自唐以來。遂變爲節名。余幼時讀詩。每問先生。清明何以有二名。先生曰。前二日爲寒食。末日爲清明。今已不寒食。而有其名。無怪汝疑也。或問蜜與糖亦味甘。唐宋時胡不食。答曰。蜜值昂。白糖自大歷前未有。宋雖有。值仍昂。非社會所通用。若餠則米製。價最廉也。

一祭墓。自漢以來。墓祭與廟祭並重。而庶人尤重。至唐則以寒食爲定期。唐書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寔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觀此則寒食祭掃。至早起於隋唐之間。隋以前。蓋無有。至唐。

中葉而大盛。柳子厚與許京兆書近世禮重拜掃。今已缺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讀此書。則唐時祭掃之盛。如在目前。其祭品則田家多持麥飯。五代史。唐家人傳。妃臨死呼曰。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孟飯。洒明宗墳上。又宋夏竦詩。漢寢唐陵無麥飯。是其證。其焚化則紙錢。五代史。寒食野祭焚紙錢。宋史外戚傳。李用和少窮困。居京師。鑿紙錢爲業。范成大寒食詩。烏啄紙錢風。孫蕙蘭詩。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聽人家買紙錢。然唐時王勃。焚陰錢十萬。爲老叟償債。見於摭言。想亦用以祭奠也。

一清明各種遊戲。曰打球。酉陽雜俎。荊州百姓。郝惟諒。寒食日與其徒郊外蹴鞠。北里志。張住住傳。幼與龐佛奴有結髮契。及將筮。其家拘束嚴。稀得見之。後佛奴因寒食爭球。故偈其窗以伺之。又大唐新語。清明新進士開宴於曲江亭。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戲。白居易詩。蹴毬塵不起。潑火雨初晴。韋莊詩。隔街聞築氣毬聲。又上相閔分白打錢。白打者。兩人對踢也。曰鬪鷄。唐人東城老父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鷄戲。李山甫寒食詩。錦袖鬪鷄喧廣塲。是也。曰鞦韆。古今藝術圖。北方人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躡。又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嬉笑爲樂。韋莊詩。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又蘇軾詞。牆裏鞦韆牆外道。曰野宴。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士女。清明日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挂。以爲宴幪。又夢華錄。京師清明日。四野如市。芳樹之下。園圃之

內。雜列杯盤。互相酬酢。又歲華記。都人遊賞。散布四郊。謂之踏青。然則寒食時。人民之嬉游娛樂。不惟城邑。且遍於四郊。其精神之活潑。後之亂世。固未有即承平之日。亦未見古今民族精神之衰旺。由此可以攷見矣。

唐宋之社日

凡節除歲首外。皆隨風俗爲盛衰。獨社日自三代迄南宋。數千年間。行之不替。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最古最普遍之佳節。乃自元以後。此風頓已蓋蒙古主政八十餘年間。中國舊風俗爲其所蹂躪。因以滅亡者。不知凡幾。社日亦其一端也。推原其故。必因社日全國鼎沸。鑼鼓喧填。恐民衆起事。嚴爲制止。及禁之既久。遂忘其事。於是以數千年之故俗。竟爾革除。可不悲哉。可不痛哉。

婦女停鍼線歸寧

張籍吳楚歌詞。今朝社日停鍼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墨莊漫錄。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可組紉。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詞云。聞知社日停鍼線。是自唐迄宋。婦女至社日皆休假。又夢華錄。社日婦女皆歸娘家。外舅姨舅皆以新葫蘆爲遺。俗云宜良外甥。是婦女至是日皆歸寧也。

社日簫鼓飲讌之盛况

韓愈詩。願爲同社人。鷄豚宴春秋。張續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杜甫詩。明年大作社。拾遺

還在否。陸游詩。社日取社豬。燔炙香滿村。周子諒詩。鷄豚上戊家家酒。鶯燕東風處處花。讀此詩。則唐宋時。社日飲食醉飽之樂。有若目覩。劉禹錫詩。楓林社日鼓。梅堯臣社日詩。樹下賽田鼓。壇邊祠肉鴉。范成大詩。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人迴。青枝滿地花狼籍。知是兒孫鬪草來。讀此詩。則祭社時簫鼓沸天之聲。有如耳聞矣。而一年兩舉。故燕子有春社來。秋社去之語。凡節皆有定日。惟社臘無定日。周用甲日。漢用午日。魏用未日。唐以來用戊日。

唐宋之端午中秋

自漢以來。至五月五日故事。獨多。蓋以此日爲陽極之日。風土記。蠶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時爲天中節。故作種種物能辟邪惡。在漢時以五綵絲繫臂。名長命縷。見於風俗通。在晉時作赤靈符。著心前。可辟兵。見於抱朴子。然故事雖多在社會。似不爲娛樂之節。至唐則漸盛。一競渡。荆楚歲時記。俗以五日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以舟楫拯之。其舟輕謂之飛鳧。一鬪草。歲時記。五日四民並鬪百草。故有鬪百草之戲。又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佛像鬚。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由此二事。可證唐時端午日民間之娛樂。又舊唐書。孫伏伽諫曰。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妓服。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夫必社會於是日遊戲。然後官司設遊戲於元武門。與民同樂。至若飲菖蒲酒。剪艾爲人。懸門戶上。以角黍相餽遺。雖其來已久。然至唐則家

家如是。宋仍與唐同。不具述。

至八月十五夜。在唐時雖有玩月故事。在社會視之。似無若何興趣。不惟不能與寒食等。並不能與端午同也。其見於唐人小說者。除集異記。異聞錄。唐逸史。記明皇入月宮。服仙丹。宣室志記。周生梯雲取月事外。餘事甚少。而唐詩除王建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最馳名外。餘如杜工部李太白香山韓昌黎柳河東等。吟詠中秋者。偶有之。而不甚著。是其證也。至宋時似盛於唐。太宗紀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三公以下獻鏡及承露盤。又膳夫錄。泮中秋節食中秋翫月羹。是可證已以中秋爲節。令故大臣有獻而翫月羹成爲汴京風俗。又晏殊中秋詩。苦吟含翰久。清宴下樓遲。是中秋宴飲之證。然閩龐元英文昌雜錄。記祠部休假節。有立秋七夕。秋分重陽。而無中秋。是社會仍不以是日爲令節。而端午則休假一日。可見宋時中秋。尙不能與端午等也。

唐宋之重陽

重陽故事。在唐時多於中秋。詩人歌詠者。亦倍蓰中秋。是亦重陽盛於中秋之證也。蓋時至重九。天高氣清。最宜登高眺望。唐書王勃過鍾陵。九月九日。閩都督大宴賓客於滕王閣。又韋綬傳。綬爲集賢學士。九日宴羣臣於曲江。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共把茱萸少一人。是其證。而俗食蒸糕。歲時雜記。二社及重陽皆食糕。而重陽爲盛。以棗爲之。或加以栗。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無此字。輟不

復爲是以宋子京九日食糕詩云。廳館輕霜拂暑袍。糗粢花飲鬪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家一代豪。而茱萸菊花橙橘爲此節之點綴品。說寶唐太宗九日在蓬萊殿賜羣臣橘。西京雜記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張說有九日進茱萸山詩。東京夢華錄都下重陽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飲者皆以菊花插帽簷而去。故劉景文九日與東坡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是以菊插帽之證也。

唐謂冬至前一夜爲除夜宋謂冬住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云云。蓋至宋已以冬至除夕與歲暮除夕同名。廢而不用矣。故放翁云云。又按是夕冬至除夜之語見唐張謐戶媚傳記范陽盧頊家婢小金事。太平廣記偶引之。非盧頊傳也。放翁蓋未見戶媚傳耳。

唐宋之七夕與中元

七夕白日曝衣夜陳瓜果祀牛女二星。士女月下穿鍼乞巧。備見唐宋小說與詩歌中。蓋織女嫁牽牛。牽牛負天帝錢十萬不償。帝罰之。祇七夕許與織女渡河相見。自漢時卽有是說。淮南子云。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是其證。故古詩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之句。以事涉情戀動人。森思。雖明知爲附會。歷代稱說而不已。然不如中元節之盛。中元爲佛生日。唐宋時佛教盛。故至七月

十五卽有孟蘭會之設。而開元四年竟於中元夜。許京師張燈。見於唐會要。而戎昱有中元日開元觀觀樂詩。足見其社會點綴。猶勝於中秋也。又東京夢華錄。中元買冥器。綵衣爲孟蘭盆。挂搭冥錢衣服焚之。是宋時仍與唐同也。

宋時節令輕重之等差

文昌雜錄云。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是三節最重。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臘各三日。是爲次重。節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立夏端午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是爲再次重。節其中授衣節不知爲何日。然似非中秋。又寒食與清明並列。不知如何分別也。

明清時之端陽中秋

說薈嘉靖時有張積中者。江陰人。爲禮部書吏。窮困不能歸。至五月五日。書吏皆歸家度節。令積中在署值日。并醮資數千。以爲酒食之費。是可證明時值端午節。官吏皆休假飲讌。社會可知。又野史。元至正二十六年夏。卽有八月十五殺鞑子之謠。至中秋夜果數省同時起事。各縣蒙古人同時被戕。蓋中秋人民無不夜飲。飲既醉。乘酒興爲之。又按元時各縣皆設蒙官肆虐於民。至今父老有十家養一鞑之傳說。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至中秋人民乘酒醉之餘。不約而同。同時起事。是可證自明初以來。人民中秋夜飲讌。

普遍全國。

至清則以端午中秋與歲首並稱三節。至時則商賈歇業，百工休假，官吏士民於前一日即衣冠賀節，端午糉子，中秋月餅，餽遺紛紜，凡錢債至五月節，八月節，必清結，謂之節關，而中秋視端午尤重，即鄉僻小民，必飲酒食肉，與元旦同方之往古，惟六朝之冬至，可以彷彿，餘則無此盛也。社會風俗推移之不可思議如此。

其他若社臘，若正月初七爲人日，社會久已不知，惟上元有燈火，然唐宋時所謂鼈山星橋空中樓閣之觀，久已絕迹。三月三日，士流偶有修禊者，市民已不曉其義。清明節謁墓祭掃而已，久不寒食，故無賣餠者。若打毬鞦韆鞠鬪鷄遊戲之舉，春日廟會，或有爲之者，而不於寒食。獨七夕以牛女故實，人尙知之。然晒衣乞巧之舉已無，中元節仍有爲盂蘭會者，小兒剪綵放燈而已。九日登高，亦士流爲之，與修禊等。獨臘月初八日之臘八粥，社會頗普遍，或盛於宋時。

臘八粥起宋時見夢華錄

也。

卷四十

行唐尙秉和著

遊戲

打毬 古戲失傳之一

打毬古名蹴鞠。史記扁鵲傳處後蹴鞠。注打毬也。漢書藝文志有蹴鞠經。可見其戲甚古。荆楚歲時記云。按劉向別錄。寒食蹴鞠。黃帝所造。以練武士。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古人蹴蹋。以爲戲也。自漢以來。好此戲。善此戲者甚多。皆不錄。述其可考。見當時打球情狀者。

打毬之時節及其規矩。

自隋唐以來。打毬多於春日。而寒食爲此者尤多。白居易詩云。蹴毬塵不起。潑火雨初晴。是其證。其詳在歲時伏臘中。事物紺珠云。毬。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塲。毬會曰員社。故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閣分白打錢。蓋打毬時。以錢爲賭也。

至宋打毬仍賭物。

紫微雜記。熙甯間。神宗與二王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攷

卷四十

四四九

是宋時打毬仍賭財物特勝負規則不詳耳。

漢時打毬窟室中

漢書戚夫人傳呂后斷夫人手足耳目使居鞠域中師古曰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又史記驪騎傳而驪騎尙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營域是漢時皆鑿地爲域而打毬其中蓋以毬易他適追逐爲勞穿地爲域則有限制也。

古毬製造之法

揚子法言挽摩也革爲鞠史記霍顯騎傳注索隱云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正義云今之打毬也按中實以毛則輕而易起外輓以革則堅實不壞一毬可用數年且輕重適宜不惟無走氣之嫌亦無太輕之弊故抵力足而起落靈敏當光緒中葉同學有皖人陳某者善此技其球係自製用棉絨一撮外以粗棉線纏爲圓形徑約二寸餘外不用皮尤爲靈敏打時有緩有急緩則呆立如木鷄平舒左臂或右臂毫不抑揚其球上下若掌與地相吸然如欲過右或左蓋手掌稍用力卽飛落一邊換手打之而身仍呆立不動如此久之忽而冲天忽而左右一打一易至尤急時則身隨毬舞蹈作勢毬隨身旋轉飛舞或穿袴下或繞臂纏項纏股不知其毬之胡以隨身不墜如此也疑卽古蹴鞠之遺法而今人無述之者。

至隋唐有毬塲與漢異

漢打毬在地域中。至隋唐則有毬塲。隋唐嘉話。驢馬楊慎。至油灑地。以築球場。唐書劉悟傳。卽徙軍山東。開毬塲。韓偓詩。帝宴文思毬塲。夫旣曰塲。必其地寬廣平坦。便於蹴鞠。有若今日運動塲。觀唐僖宗宴於毬塲。塲內必有樓閣。以爲觀毬遊戲之所也。

唐大臣皆善於馬上擊毬

金華子云。周侍中寶。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球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領鹽鐵在江南。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打球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輟樂命馬馳驟于綵塲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球。揮擊應手。夫球可懷擲。則不甚大。又騎馬馳驟。則是擊球於馬上。馬上打球。爲後世所無。蓋已失傳久矣。

至宋有毬門

五燈會元。石門云。莫來攔我毬門路。又宋史禮志。打毬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詳定其儀。三月會鞠大明殿。有司除地。斲木東西爲毬門。高丈餘。首刻金龍。下施石蓮花座。加以采纘。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門。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官錦繡衣持哥舒棒。周衛毬塲。按此毬門架木爲之。東西各一。與今日足毬塲之毬門正同。想亦打入門者勝也。故有守門者有持旗唱籌者。唱籌蓋記入門之次數。以多少分甲乙。定勝負。創始於宋。賦自隋唐如是。賦不敢定也。

唐宋有毬杖

西陽雜俎有河北軍將常於毬塲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又云以鞠杖擊田彭郎折足是唐有毬杖宋史樂志打毬樂隊四色窄袖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杖又儀衛志毬杖金塗銀裹又錄異記蘇校書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酬金以易酒按以杖打毬唐以前不見據錄異記不惟宮中用杖社會亦用杖蓋鞠戲又變矣至以杖擊鞠之狀後人亦無從懸揣西陽雜俎云幸行規少時行城西日暮風雨忽至乃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以是見鞠杖旋轉飛舞如空中電光也又云某多力趨鞠高至半塔想見打球之高至清以杖打毬之法又失只學校網毬以拍打毬甲乙往來擲打中隔以網落地者負宋之毬杖或亦類是歟

按毬戲自清以來卽失傳鮮有能之者後學校興毬戰起其技術規則皆傳自秦西其器亦購自秦西而中國固有之蹴鞠法無能之者然天下大矣未必果失傳也大力者登高一呼必有應者至中國舊法所製之毬果加研究必能適用且工省價廉亦杜塞漏卮之一也

彈碁 古戲失傳之二

彈碁之戲古蓋未有物原云劉向作彈碁廣信象戲賦注云彈碁之制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爲

過勞。帝曰：可用其意同者以爲代。劉向乃作彈碁以獻之。是此戲確起於西漢。劉義慶世說謂彈碁始自魏宮內。爲妝奩戲者誤也。

碁數及碁局形狀

後漢書梁冀傳善彈碁。注引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以白黑各六枚。先列碁相對。更先彈也。局以石爲之。方五尺。中心高。又蔡邕彈碁賦：豐腹斂邊。中隱四企。是兩人對局。各用碁六枚。或黑或白。局必以石者。取其滑而易行。若木則澀也。中心高故曰豐腹。腹高故四邊下斂而低。隱者隔者。中高故兩邊子相隔不相見。企者仰視。四邊低故仰望中心也。李義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必不平者。欲因難見藝也。故魏文帝最擅名。此碁數及碁局之概略也。

彈碁規則勝負及其巧妙

世說魏文帝善彈碁。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言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之。妙踰於帝。是可證兩人對彈。以我碁中彼碁。則勝。兩人皆中。中多者勝。否則負。又藝經云：列碁相對。更先彈之。是可證彈時互爲後先。如此次甲先彈。再則乙先彈也。然彈局中心隆起。用力猛則超過不能中。緩則難越。凸坡仍不能中。又兩邊碁子爲中心隱隔。雖相直而不相見。彈中尤難。故蔡賦又云：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敵六。功無與倚。皆言其善彈。惟所謂放一敵六者。已不能詳其故。又梁簡文彈碁論有完五全六。八反

四角之說，尤不能解。然則其概略雖得，其詳細節目，則無從盡得也。

彈碁至宋已失傳

中國古藝術一亡於五胡亂華，再亡於唐末五代之亂，至宋而僅存者，更亡於蒙古。如彈碁小技，唐末猶能見於李義山之吟詠，乃至宋而失傳。老學菴筆記云：呂進伯作考古圖，謂古彈碁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說考之，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云云。今遍加考索，義山詩能解矣，而蔡賦及梁簡文所論，仍不能盡通，則欲復其術無由也。

鬪草 古戲失傳之三

漢以前亦不見物原云：始於漢武。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鬪百草，有鬪百草之戲。又歲華紀麗：端午結廬蓄藥，鬪百草，糲五絲。在唐時爲最盛。劉賓客嘉話云：謝靈運美鬚，臨死日施爲南海祇洹寺摩詰像鬚。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由此徵之，名爲鬪草，實所鬪不祇百草，蓋以物罕而類多，爲他人所無者爲勝。是以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鬪百草，不知應是欠西施。昌黎城南聯句：蹙繩覲娥婺，鬪草攝瓊瑀。杜牧詩：鬪草憐香蕙，簪花間雪梅。吳融詩：數錢紅帶結，鬪草舊裾盛。范成大青枝滿地花狼籍，知是兒童鬪草來。司空圖明朝鬪草多應喜，剪得燈花自掃眉。是無論男女兒童皆爲之。至宋仍盛。蘇轍夫人閣詩：尋芳空茂木，鬪草得幽蘭。晏幾道詞：鬥草贏多。

裙欲卸。周必大詩。陌上花開人鬥草。魏頭酒熟客傳觴。惟觀各家吟詠。不必五月五日。似爲之於春日者。多婦女兒童尤多。壯夫爲者似少也。然其詳細規則。輸贏節目。究以品類多爲勝乎。抑以物罕爲貴乎。祇兩人爲抑多人亦可爲乎。旣名鬥草。如謝鬚非草。附於草上。爲草之點綴品乎。抑鬚從爲一草乎。今則茫然矣。

藏鉤 古戲失傳之四

辛氏三秦記。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之戲。法此也。又宋書符瑞志。漢武趙婕妤家在河間。生而兩手皆拳。不可開。武帝巡幸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子氣。召而見之。武帝自披其手。卽時中得一玉鉤。由是得幸。號拳夫人。由是漢世有藏鉤之戲。又周處風土記。義陽臘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卽敵對。人奇卽奇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藏爲一都。按李義山詩。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送鉤卽送至曹中使藏也。藏在上曹卽下曹射之。在下曹卽上曹射之。二句詩全詠此也。又採蘭雜志。古人以每月十九爲下九。每值九置酒爲婦人歡。至夜爲藏鉤諸戲。有忘寐達旦者。又酉陽雜俎。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又云藏鉤剩一人。來往於兩朋間。謂之餓鴨。想見古人宴會之樂也。

射鉤之巧法

西陽雜俎舉人高映善意彊十中其九同曹鈞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又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夜會張藏鈞於巾囊中旻曰盡張空拳左眼有頃鈞在張君幘頭左翅中惟所謂鈞者今已不知其形式藏而射得其賞罰若何又所謂游附許射鈞否其細則今更不能知。

格五 古戲失傳之五

漢書吾丘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劉德曰格五碁行籙法曰籙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籙也按莊子駢拇篇問穀奚事則博籙以遊注引吾丘壽王善格五待詔即博碁也是格五之戲自戰國已行又後漢書梁冀傳善格五注引鮑宏籙經云籙有四采籙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又說文行碁相籙謂之籙亦格五也觀師古注可證格五至唐猶盛行惟其詳較彈碁尤不明了觀各家注似祇行碁不擲投而蘇林所謂不用箭但行梟散籙經以籙白乘五爲四采皆莫知其義又至五而格勝負如何亦無及之者蓋其亡尤久也。

博 古戲失傳之六

世本樂臣烏曹作博是此戲起於夏時乃至宋而失傳宋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碁彈碁世無傳者是自宋博已失傳故古人所言有絕對不能解者蓋博之事甚複雜而歷代有改變又古人所爲各

經祇詳器具不詳規則故能知其粗迹不能悉其細目

博之定名

古博亦用碁故後人往往謂博卽弈宋孫奭孟子弈秋疏解弈字云論語陽貨第十七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云云此實大誤查論語博弈不惟何宴注未以弈爲博卽邢昺疏亦祇云博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曹作博圍碁謂之弈云云亦未以弈爲博此等誤解皆由博用碁而起故疑博與弈碁爲一事豈知左傳曰弈者舉碁不定不勝其偶公羊傳南宮長萬與閔公博博自博弈自弈判然兩事安得以論語並舉遂疑爲一事乎

在漢以前皆曰六博因每人投六箸行六碁以箸碁爲主而得名也在漢以後曰棊蒲曰五木以五投爲主而得名也

博具考 箸碁 五木

楚辭玉琕蔽象碁有六博些王逸注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也蔽籜箸琕蔽者以玉飾之也又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碁後漢書注引博經云用碁十二六碁白六碁黑故古皆云六博戰國策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六博蹋鞠史記滑稽傳六博投壺易林野鳥山雀來集六博晉書張重華傳六博得梟者勝徐陵玉臺新詠序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似以碁箸爲主要具而名之也

自博變爲檮蒲。六博之稱較少。多名曰檮蒲。漢馬融有檮蒲賦。檮蒲者博之變名。而五木最重。檮蒲經云。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山堂肆考云。檮蒲以五木爲子。晉書劉毅傳。喝五木成盧。世說桓溫厲色擲去五木。國史補用骰五枚擲之。李習之集有五木經。注云。檮蒲古戲。其投有五以木爲之。故呼爲五木。是以五木爲檮蒲主要具而名之也。然則箸也。碁也。五木也。習博之重要具。故緣以得名。茲分述其形象如下。

箸之形象後又名箭矢策子

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寶嬰好之。相與游處。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寸。徐陵玉臺新詠序。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是也。亦名曰箭。列子。擊博樓上。其箭長五寸。其數六。漢書吾丘壽王傳。格五注云。六博之類。不用箭。是可證博必用箭。箭卽箸也。後亦名曰矢。晉書胡貴妃傳。嘗與帝檮蒲。爭矢傷帝指。五木經云。矢百有二十是也。亦名曰子。國史補云。法三分其子。爲三百六十。是子卽矢。矢卽箭。箭卽周秦之箸。名雖變。而用則同。蓋戲時得若干彩。卽投若干箸。以爲標識。五木經云。皆玄曰。盧厥策十六注云。十六策者。行馬時便以此數矢而隔之。是可證得盧。卽投十六矢。以爲志。又以證五木經之策卽矢也。

碁之形象

西陽雜俎云。依六博碁形。頗似枕狀。說苑荀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其上。南史王僧虔傳。臣能累

博棊十二不墜。夫棊上可加卵。其大可知。至晉唐則曰馬。世說袁耽投馬絕叫。國史補人執六馬。五木經馬策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注云行馬。古者人用六棊。故曰行六棊。此云人執六馬。云行馬實一物也。

五木形狀

五木經云。樗蒲五木判玄白。注其投有五。故呼五木。初以木爲之。後以牙角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又云。厥二作雉。背雉作牛。注取二投於白上。刻爲鳥。背鳥皆刻牛。國史補云。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牛。白者刻二爲雉。夫所謂骰五枚者。卽五木也。依五木經。雉牛相對。見二牛卽不見二雉。見二雉卽不見二牛。依國史補。不必相對。不相對則可全見。然十采之中。並無二牛。二雉同見者。知五木經是國史補非也。

博關

以上博具。曰箸曰箭曰矢曰策。曰子爲一物。曰棊曰馬爲一物。曰五木五投五骰音頭爲一物。尙有一物。蓋施於局上者。曰關。五木經云。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注云。間別也。刻木爲關。彫飾之。每聚四十矢。又馬出初關。非王采不出關。國史補云。法三分其子爲三百六十。限以兩關。人執六馬。關之用不見於他書。五木經雉牛注云。雉牛逢敵必鬥。雖矢馬關亦皆角逐。以關與馬矢並。其重可知。觀經云。馬出初關。非

王采不出關似關。所以防遏行馬。非擲得貴彩。馬行不能出也。

采名考

采名亦曰博齒。楚辭呼五白些。王逸云。五白博齒也。晉書葛洪傳。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列子樓上博者射明瓊。注明瓊今之投子。初以木後飾以玉。故曰瓊。又鮑宏博經。所得頭謂之瓊。瓊有五采。頭者骰也。投也。三字音同。故互用也。皆博齒也。世說桓公與袁彥道樗蒲。彥道齒不合。宋史張昭遠傳。一擲六齒皆赤。是可證木之頭刻有采名。視采名以定勝負。以其頭類齒。故亦曰齒名也。

齒名言人人殊。惟五木經及國史補相同。且甚詳悉。樗蒲經云。有雉梟雉犢。爲勝負之采。博經云。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山堂肆考云。有梟盧。雉犢。塞。爲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爲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最下。二經之言太略。肆考以五采。若全刻於五木者。尤誤。全黑爲盧。自六朝及唐。皆如此。盧之反。卽五。白非刻於梟頭。肆考以五采當五木。全屬想像之詞。

五木經云。樗蒲五木。玄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注以雉犢爲彩者。謂其悍戾。逢敵必鬪。以求勝也。雖矢馬關。亦皆角逐防遏之義也。王采四。盧白雉牛。毗采六。開塞塔禿。擬擲。注。毗賤也。采義未詳。全爲王駁爲。毗皆玄曰盧。厥筵十六。皆白曰白。厥筵八。雉二。玄三。曰雉。厥筵十四。牛二。

各本皆作三作三則
六投矣依國史補改 白三曰犢

厥筭十，雉一牛一。各本皆作二，依國史補改。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厥餘皆玄，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筭三，白二，玄三曰擲。厥筭二。

國史補云：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梟爲二，擲爲三。

二書所言彩名彩數皆同，惟五木經以擲爲眈，采第六，國史補以梟爲賤彩第五，爲小異耳。

其齒名見於漢前者曰梟，韓非子戰國策言之曰五白，楚辭言之尙有一齒見於列子，列子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注擒魚，骰采之名。漢以前齒名可考見者祇如此。若盧雉等名皆起於漢以後。漢以前有無不敢定，至擒魚祇列子言之，漢以前亦少見。梟與五白至唐仍存，梟之用前後雖殊，五白則今古皆貴，以是二者爲最久矣。

以上所述者曰箸，曰碁，曰馬，曰關，曰五木，曰骰，皆博具也。曰梟，曰五白，曰擲魚，漢以前所見之博齒名也。曰盧，白雉，牛，四，貴，采，曰開，塞，塔，禿，擲，梟，四，賤，采，漢以後博齒名也。博具旣明，然後其戲法可得而述。

對局人數

公羊莊十三年，南宮長萬與宋閔公博。史記吳王濞傳，吳太子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殺之。信陵君。傅公子。與魏王博。博經六碁白。六碁黑。是皆以二人對局也。楚辭分曹並進。迨相迫些。王逸注云。言分曹列耦。並進技巧。投箸行碁。轉相迨迫。使不擇行也。是人可多。但分爲兩曹。故云列耦也。故世說桓溫請袁耽代戲。二人齊叫。袁既擲。桓卽不擲。敵家頃刻失數百萬。是仍兩人對局。但桓與袁爲曹耦。與楚辭同也。至東晉末。則可多人共局。晉書劉毅傳。在東府聚博。蒲餘人皆得贖。毅後擲得雉。劉裕最後又得盧。是共局在三人以上。至唐。則可五人對局。五木經云。馬策二十。厥色五。注。大率戲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辨其所執也。國史補所謂人執六馬也。是共局可五人也。

古得梟則倍贏食子

楚辭成梟而牟。注。牟。倍勝也。史記魏世家。王獨不見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餘行也。是得梟則倍贏。可食他人子也。子卽箸卽矢也。惟戰國策云。夫梟碁之所以能爲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又焦氏易林云。三梟四散。主人勝客。今皆不能通其義。

然旣勝則殺梟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爲也。又家語。儒者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按梟爲惡鳥。故古人多方殺梟。然博得梟則勝。旣勝而殺之。過河

拆橋於義有害。行害義之事。是行惡道也。故不爲然。梟如何殺。其規則不能詳。

自漢至西晉。仍貴梟。漢張衡傳。咸以得人爲梟。注。猶六博得梟勝。又晉書張重華傳。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是自漢迄西晉。仍以梟爲勝采。

東晉貴盧雉唐以梟爲最賤

晉書劉毅傳。喝五木成盧。世說桓公枵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叫。卽脫其衰。喪服共出門去。旣戲。袁形勢呼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是時已以盧雉爲上采。蓋枵蒲以盧雉爲最貴。不貴梟。故自枵蒲興而盧雉之名大著。梟名遂寂。而呼盧喝雉之聲。訖唐尙盛。杜甫詩。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祖跣不肯成梟盧。韓愈詩。梟盧吐迴旋。以梟與盧並。仍沿古稱。詩歌用故事。則然耳。實唐時以梟爲賤采中之賤者。前采名節已詳之矣。

盧雉牛白四王采等級攷

晉唐貴盧雉。然盧雉二采。又孰勝乎。是亦規則之一也。考南史宋武帝與顏師伯枵蒲。帝得雉大悅。後師伯得盧。帝失色。師伯遂斂手曰。幾得盧。是可證。盧勝雉。故帝失色也。又貴采中之牛。較盧雉又孰勝。考晉書劉毅傳。後在東府聚枵蒲。大擲一判。贏至數百萬。餘人竝黑牘。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囊衣統牀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聊答。旣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不定。裕

厲聲喝之。卽成盧馬。是可證雉不如盧。犢不如雉也。

又五白在古爲最貴。雖梟不如楚辭成梟而牟。呼五曰些。注梟二爲珉采。牟勝也。勝梟必五。白是敵人成梟。故呼五白以求勝敵人。見朱子集注與王逸注異。

蓋自六朝以來。盧爲最貴。無能上之者。故南史李安人討晉安王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樛蒲官賂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驚其得采之最。上可證此時五白絕不能勝盧。又五木經連王采曰。盧白雉牛。以五白居第二。國史補述貴采曰。盧雉牛白。以五白第王采之末。若證以劉毅傳及南史。則五木經非國史補。是何者。毅傳明言盧最貴。雉次之。犢又次之。可證犢之下方爲五白。若如五木經之次序。雉之上尙有五白有盧。何爲大喜乎。此確證也。杜甫云。憑陵大叫呼五白。用楚辭耳。非最上采也。

各項規則考

國史補云。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兩闕。人執六馬。其骰五枚。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

五木經云。矢子卽百有二十。設關二。問矢爲三。注每聚四十矢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註擊馬謂打敵人手也。打子得舊

累得累擲之。變則止。馬出初關疊行。注謂運可以疊馬。卽許疊也。如不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注馬出關。故皆許重擲。王采

出。故用王采能出。入坑有謫。注其所罰隨所約。要疊。亦得重馬。毬打着九苦。行不擇策。馬一矢爲坑。注謂矢行。致馬落坑也。亦有

按。人坑出坑。爲國史補所未言。注云。名爲落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云云。於一矢爲坑及矢行致馬

落坑之義。仍未釋明。致令人仍不能了解。蓋古戲具以博爲最複雜。有五骰。又有箸矢。又有碁馬。其行。碁馬。投箸。投矢。必有與五骰相關聯作用。而各書皆不詳。故今日雖能將博齒上之采名。考究明晰。而其相關聯之點。仍不能詳悉也。所可悉者。對局時。憑陵大叫。喧嚷。號呼。數千年如一也。

若據劉毅傳。初時人皆得贖。毅得雉勝之矣。宋武帝後得盧。又勝劉毅。若今日之擲色子。全憑博齒判輸贏。似甚簡單。而又有關有矢有馬。又甚複雜。其關聯之點。祇得王采。可出關。可又投。可越坑。餘則不能知也。

古謂博有神嘗以此卜富貴

晉書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博蒲。誓曰。世云博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又宋史張昭遠傳。少喜與里中惡少游。一日衆祠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者。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又李安人五擲皆盧。明帝大驚。劉毅擲得雉大叫。劉裕擲得盧。毅甚不悅。是皆以盧爲采。王得之於身。命有關。惟陶侃以爲牧豬奴戲。投之江中。毅然不惑。

古謂博主爲囊家。今之聚博徒賭者。謂曰局家。古則曰囊家。王得臣塵史云。世之糾率博徒者。謂之公子家。亦謂囊家。博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了。授錢入囊家。是古博徒條例。亦與今同也。

雙陸 古戲失傳之七

事始博陸采名也。六隻骰子皆六。朝野僉載。貝州潘彥好雙陸。泛海遇風。船破左手持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不捨。是雙陸亦有骰子。惟用六與樗蒲異。又樗蒲尙有馬有箭。雙陸則有籌。集異記。則天命梁公與張昌宗雙陸。公就局則天曰。以何賭。公對曰。爭先三等。賭昌宗所衣毛裘。疑所謂籌。卽樗蒲之箸。是蓋從博變通而爲者。又宋洪遵有譜雙序云。弈棋象戲。家徹戶曉。至雙陸打馬。葉子視明瓊爲標的。非圖牒無以得彷彿。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傳記者之。獲四名。曰握槩。曰長行。曰婆羅塞。曰雙陸。蓋始于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

今觀其圖局上各列小杵十五枚。白與黑相錯。而下有門。疑卽樗蒲之關。小杵則所謂馬。所謂槩也。而北雙陸與南雙陸又微不同。至所謂打馬者。又與雙陸不同。李易安有打馬圖經。圖較雙陸尤複雜。而馬以能過函谷關爲勝。自宋以後。爲之者少。疑今日打馬將是沿其名也。

弈碁 古戲僅存之一

左傳襄二十五年。今甯子視君不如弈碁。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注。弈圍棋也。疏云。方言。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說文。弈從廿。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謂之圍棋。不勝其耦者。謂舉子下之不定。故不勝也。

後人以博用碁有白黑有局有道而弈碁亦有白黑有局有道於是誤以博弈爲一事豈知博弈祇十二六白六黑弈棋則三百以其多故能圍若人執六碁如何能圍甚不同也博物志云堯作圍棋教丹朱或曰舜作教商均世本云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莫能定其原起然左傳已言之則其戲之古可知若起於堯舜至今已四千年仍守而不失毫無變易則可慶也

古碁局狀況及攻守之法

馬融圍棋賦三尺之局分爲戰鬥塲先據四道兮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旣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又吳韋躡論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方罫者棋道一縱一橫故成方界形然則古碁局形狀正與今同惟稍大耳

按今圍棋先下四子於四角白黑相錯謂之四柱卽孟堅所謂四象旣陳馬融所謂先據四道也此本無關係故日本不著四柱子中國必著者遵古義也日本雖不著然前四子亦先據四角與豫著者等也中國古戲祇此尙存原狀又所謂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古著子法亦與今同邊角易活易作眼故爭據之宋浮山禪師云肥邊易得瘦肚難求亦謂此也

古今棋局道數及棋子數目考

今棋局縱橫各十九道。若漢魏時則十七道。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共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共三百子。韋曜論枯棋三百，所志一枰之上，是漢魏時枰爲十七道。至唐增爲十八道。柳子厚柳州山水記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累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是也。至宋時爲十九道。比漢時縱橫各多二道。五燈會元：歐陽文忠請浮山禪師，以碁說法。浮山云：縱橫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是其證。十九道則用子各一百八，共三百六十一子。蓋當期之日，故今日弈者算輸贏，皆以一百八十起算。山谷詩：枯棋三百共一枰，仍沿韋曜語也。惟由十七道增至十九道，不知始於何人，尙待考也。

惟棋子有數百之多，故三國志記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枰覆局，另以他局爲之，不悞一道，以著其強記。若今日善弈者，亦能覆局，然皆由下子時如何布局，如何攻守，無一子不嘔心瀝血而來，故可覆其子。術淺者不能也。若粲則純以記憶得之，故罕有也。

古以兩眼爲活，一眼爲死之證

鄴侯外傳云：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至如何生，如何死，古書均不言其故。惟黃山谷詩云：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尙可持。言祇得一眼，則棋死也。兩眼則生矣。又馬融圍棋賦：離離馬目兮，連連雁行。馬目卽雙眼也。

打劫

凡圍棋爭一子可來回相殺。而劫敵人他處。使其不暇顧此。而我得復殺此子者曰劫。此法亦甚古。晉書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嚴。簡方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此古亦打劫之證。

受子

凡兩人強弱不能相敵。則強者讓弱者一子。或兩子。或三子。或四子。於未戲之先。先使著幾子於局上。名曰受子。此例於魏晉時不見。至宋則有之。荆公詩話蘇子瞻云。太宗時有賈元者。侍上棋。太宗饒元三子。元常輸一路。太宗知其挾詐。謂曰。此局復輸。當撈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圍一棋。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是汝不勝。命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尙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古圍棋皆賭物

吳韋曜弈論曰。或賭及財物。東坡志林。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書字一紙。勝者得之。負者出錢五百作飯。山堂肆考。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弈棋。輸紙筆硯三物。墨宣毫適盡。但送紙與端硯。是自三國時至宋皆賭物。惟所賭亦雅。不似博之純以財也。

弈棋爲諸戲之王

凡戲皆取其熱鬧。圍棋則取其寂靜。凡戲皆用氣力。圍棋獨運心思。黃山谷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蠟

甲化枯枝。可謂窮形盡相矣。故晉支公以爲手談。王坦之謂爲坐隱。嗜之者多屬幽人。精之者推爲國手。石幢花影。古刹偏多。夜雨秋鐙。書齋每有。或疏簾清簾。嘿爾旁觀。或流水長松。鏗然落響。其韻味之冷靜幽僻。絕非執袴市井之所能領略。故歐洲人絕不喜之。扶桑國知其韻味。至古今弈棋故事。多不勝舉。祇資談助。無關考核。因並略而不述焉。

象戲 古戲僅存之二

今日之象棋。在古均名象戲。古所謂象棋。皆以象牙爲飾。猶象車。象箸。象牀也。說苑雍門子謂孟嘗君曰。燕則門象棋而舞鄭女。楚辭琨蔽象棋。皆謂六博棋。加以象飾也。蔡邕彈棋賦。列象棋。彫華麗。則謂彈棋。皆非象戲。象戲之名。始見於干寶搜神記。記云。巴邱人家有園橘。大如盎斗。剖之有二叟象戲於其中。然象戲情形。晉時莫有詳者。至周武帝作象戲經。後人遂以爲武帝創也。

北周時象戲爲日月星辰

北史王褒傳。武帝作象經。命褒注。引據賅博。甚見稱賞。同時庾子山承旨作象戲賦。亦云。臣伏讀象經。是武帝創此戲。並著象經以爲說明也。惟譯庾賦。與今象戲迥不相同。賦云。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重圓。坤以爲輿。剛柔舒卷。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是取象於天地日月也。又云。促成文之畫。亡六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是取象於龜馬也。又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是又取

象於十二月順六律以行也。故宋李昉太平御覽云：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棋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爲不同。是可證周武之所造久已失傳。

唐象戲略與今同

牛僧孺玄怪錄：寶應元年，汝南岑順於呂氏故宅，夜聞鼙鼓聲。介冑人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乘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交下云云。因發掘東壁，有古塚，有象戲局，車馬俱焉。

按今日象戲橫九道，豎十道，中爲黃河，河南北各五道。兩家列陣相對，每家有二車列於最下層之兩邊，次爲兩馬，次爲兩象，次兩士，將居中。其橫第三道與馬相直者，兩邊又各有一砲。五卒列於第四道，當中一隔一道，左右各一。又隔一道，守邊卒各一。牛僧孺所言天馬斜飛度三止者，卽今所謂馬走日字角也。輜重直入無迴翔者，卽今車走直路也。各有步卒橫行一尺者，卽今步卒祇許行一道也。砲石交下者，卽今砲可隔子擊物也。此唐與今同者也。其微異者，唐之軍師可發命令，似今日之將。然今日之士居將左右，似亦可傳達命令。不知唐之軍師卽今將，抑卽今之士也。至於今之將，不許出城，唐之將則橫行四擊。今之將被虜則輸，若能橫行四擊，則不能被虜。此其不同者。抑唐時以軍師爲主，另有上將乎？又所謂鼓

今亦無之。知今之象戲。又與唐徵不同矣。

然牛僧孺所言。乃古塚局。古塚既爲住宅。總須數百年。則其物爲六朝爲隋爲唐初不定也。至確爲唐時者。白居易詩云。鼓應投壺馬。兵衝象戲車。是唐戲有車。有象。有兵。大致與今同。惟鼓爲今所無。

宋有七國象戲

晁補之有廣象戲圖序。司馬光有古局象碁圖。其局分七國。王居中。秦居西方。楚韓居南方。東方齊魏。北方燕趙。一國用十一子。用各色爲別。可合從。可連衡。後又有改爲三國者。不知始於何時。余幼時尙見有此戲。今則絕迹矣。

色子戲 古戲僅存之三

此戲創自宋朱河。後訛爲猪窩。李易安打馬圖序。所謂猪窩族鬼。鄙俚不堪者是也。卽今之擲色子。朱河則名曰除紅。有譜。楊維禎有除紅譜序。除紅者以一紅爲主。而餘三爲客。取象於徑一圍三。據其凡例。凡除紅以四骰音頭擲之。以四紅爲主。除一四紅。但以餘五色計之。自八點以下。皆爲罰色。十三色以上。俱爲賞色。俱不必賽。自九點以至十二點。俱爲賽色。凡賽色點數相同者。謂之趕上。賞一帖。凡賽色多一點者。謂之壓倒。賞二帖。少二點三點者。止罰一帖。

按今之擲色子。用三骰。宋則用四骰。今骰子一點及四點皆紅色。餘皆黑色。宋則四點爲紅色。餘則分五

色。今。骰。除。二。點。點。相同者。餘。一。點。若。爲。一。點。則。罰。若相同之二點亦爲一點則勝。爲。六。則。賞。皆。不。賽。宋。則。除。四。紅。一。骰。計。除。三。骰。之。點。八。以。下。輸。十。三。以。上。贏。皆。不。賽。今。骰。自。二。點。至。五。點。皆。賽。宋。則。自。九。點。至。十二。皆。賽。今。賽。色。只。趕。上。卽。贏。宋。則。分。等。級。今。骰。三。點。點。相同。名。曰。報。子。皆。贏。宋。骰。四。點。點。相同。亦。贏。惟。今。骰。擲。得。一。二。三。名。猪。尾。二。三。四。名。踏。皆。輸。三。四。五。名。花。三。五。四。五。六。名。大。順。皆。贏。皆。不。賽。則。除。紅。所。無。也。蓋。此。戲。純。取。古。六。博。中。之。五。投。變。化。用。之。惟。博。齒。祇。用。兩。頭。此。則。用。六。面。耳。

牙牌 古戲僅存之四

今。之。牙。牌。戲。最。盛。行。曰。推。牌。九。曰。打。天。九。曰。頂。牛。賭。博。用。之。曰。牙。牌。神。術。卜。筮。用。之。而。推。牌。九。最。盛。豪。富。之。家。至。一。推。數。十。萬。實。其。戲。甚。不。古。宋。始。有。也。

諸。事。音。考。云。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點。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其。他。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表。上。貯。於。御。庫。疑。繁。未。行。至。高。宗。時。始。詔。如。式。班。行。天。下。以。是。證。宋。以。前。未。有。惟。當。時。祇。說。明。造。牌。意。義。至。其。用。法。並。未。分。疏。至。高。宗。時。且。班。行。天。下。疑。非。純。用。於。戲。者。如。純。爲。戲。具。下。詔。班。行。雖。荒。淫。之。朝。無。此。政。體。也。

鬥鷄

鬥鷄之戲最古。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鬥鷄。見於列子。左傳季郈之鷄。門。郈氏介其鷄。季氏爲之金距。注。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鷄。是等求勝之法。爲後來所未視。史記袁盎傳。盎與閭里相浮沈。鬥鷄走狗。後漢梁冀傳。好鬪鷄走狗。唐李林甫傳。在東都爲擊毬鬪鷄戲。五代史。王彥章曰。亞次鬪鷄小兒耳。是自周迄五代。皆尙此戲。至鬪鷄之時。則以清明節爲最盛。東城父老傳。唐明皇在藩邸時。喜民間清明鬪鷄。故韓愈鬪鷄聯句云。天時得清寒。地利喜爽塏。清明正清寒之時。最宜此戲也。宋元以後。此戲漸稀。今遂絕迹。至臂鷹走狗。歷代有之。皆弋獵之事也。

古捕蟬戲

呂氏春秋。螻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振柳何益。按今之捕蟬者。於黑夜置籠燈樹下。而撼其樹。蟬受震向燈而飛。因捕之。而周時卽如此。行之數千年。此用火捕蟬也。淮南子謂之耀蟬。又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罔僂者承螭。猶撥之也。孔子曰。巧乎。曰。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螭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螭之翼。何爲而不得。注以竿黏蟬曰承。按今日仍有以竿黏蟬者。法以鬚膠黏於竿頭。或黏鳥。或黏蟬。潛以竿拂之。黏其羽卽得。此以竿黏蟬也。蓋自古小兒最愛蟬。論衡充爲小兒。與儕儕遊戲。儕儕好掩雀捕蟬。充獨不肯。以小兒愛蟬之故。因常有。

捕蟬入城市售賣者清異錄唐世京城遊手夏月捕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妾小兒爭買以籠懸窗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仙蟲社是自周秦迄漢唐皆以蟬爲戲至於今不改其樂

卷四十一

行唐尙秉和著

古家庭狀況

食飯次數

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是每日三餐之證也。又戰國策士三食不糜。而君鵝鷺有餘食。三食者三餐。糜飽也。故陸游詩疾行逾百步。健飯每三餐。三餐者一晨餐。詩朝食于株。左傳我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世說羊孚與謝益壽相好。常早往謝許。未食。俄而食下。是晨起早餐也。蓋古人皆鷄鳴而興。若至日出則爲宴起。故晨時須飯。彼韓昌黎答東野詩。朝餐動及午。夜吟恆達卯。狀東野之貧困慵懶耳。非朝餐至午始食也。又呂氏春秋云。且至食。亦其證也。

一中餐。漢書淮南王傳。帝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言晨受詔至日中午飯時。書已成而奏上也。又蕭望之傳。太官方上晝食。又宋書江夏王義恭傳。諸王食皆五盞盤。義恭恃寵。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筭。音得未嘗噉。夫所謂午飯晝食。日中菓食。皆中食也。卽周禮天官膳夫所謂燕食也。燕食者。鄭玄云。謂日中與夕食。又五燈會元。黃山谷晨粥午飯。是自周至宋。朝食午食未嘗改也。

一晚。餐戰國策。晚食以當肉。南史齊明帝紀。帝性儉約。大官進御食。有斐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又唐薛用均集異記。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弟妹張燈會食。又唐書柳玭傳。戒子孫曰。先君非速客。不二羹。馘夕食。訖葡萄而已。又說苑趙簡子曰。吾門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是皆晚食之證。晚食近睡。故柳玭先人只訖葡萄而止也。又五燈會元。黃山谷晨粥午飯。過午卽不食。不食晚飯也。佛律也。

古人早起

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婦事舅姑。鷄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又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又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洒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唯孺子早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又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是周初皆鷄鳴而起也。至春秋時。趙武晨與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見於左傳。鷄旣鳴矣。朝旣盈矣。又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朝。朝如此。朝。見於毛詩。其早起仍與周初同。此等習慣。歷六朝訖唐不改。宋書后妃傳。江敳讓婚表云。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言公主必日出方令起。故不識曙星。斯可證不爲駙馬者。皆戴星而起也。又玉泉子。鄭餘慶罷相。間居。一日召郎舍會食。衆以鄭公草屨。平日皆集。又幽怪錄。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明女爲議者。來旦期。龍興寺。

門且往斜月尙明。按今日京朝官請客早餐。若平明也。即往豈不可笑。即有事與友人期明朝相見。亦豈能戴月而往。而唐時不爾者。以社會習慣皆早起也。雖所言皆士大夫家。然士夫如此。農商可知。今無論士人。即鄉舍農人。祇農忙時。可黎明起。若鷄鳴而起。除元旦一日外。他無有也。此亦民氣朝暮之一證也。

晨起爲父母進盥洗狀況

禮內則。冢子冢婦。鷄初鳴。咸盥漱。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寒煖。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進盥長者奉槃。少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嘗而後退。此成人且有室者之責也。若男未冠。女未笄者。亦鷄鳴起。味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此只贊助長者事親而非其專責。若再幼而爲孺子。則不必早起。唯所欲也。

古浴身詳狀

禮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杵。音零履。黼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按絺精。故用以拭上身。綌粗。故用以拭下身。出。杵者。出浴盆也。蒯草。澀可刮垢。故履之。連用湯者。再以湯淨身也。身淨履蒲席。衣布。以俟身燥而進履。凡浴後必渴。故進飲。

古沐浴饋面洗足次數

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則燂湯請沫其間面垢燂潘醜面足垢燂湯請洗按浴浴身也沫沐頭上髮也古人留髮上覆以巾易垢膩故至三日必沐沐後當風晞髮使乾其詳盡在首服中若浴身則可少緩故五日爲之其間者三日五日之間也潘者米汁燂者溫也言日日洗面及足不似沐浴之隔三日五日爲之也

古今沐浴去垢法之變遷

周時洗衣以灰水內則衣垢和灰請澣是也沐髮醜面則以米汁去垢內則沐稷而醜梁是也至漢仍用米汁史記外戚傳丐沐沐我注沐米潘也潘卽米汁左傳使疾而遺之潘沐是也至晉有澡豆見于世說然以王敦之貴尙不識爲何物竟以爲飯倒著水中而飲之可見世俗尙無此物至唐陸暢娶貴人女亦不識澡豆沃水服之以爲食辣麵見酉陽雜俎貶誤門至宋王荆公面黑夫人爲置澡豆荆公不用是唐宋時洗面用澡豆者仍少第古之所謂澡豆與後世異王敦以爲乾飯而飲食之陸暢則以爲食辣麵是唐與晉亦異然究爲何質造成何形狀今已不能揣知又以證石鹼之發明最晚說文雖有鹼字皆話作鹵本草綱目始言山東濟甯出石鹼可澣衣蓋在明時至清遂有鵝胰豬胰肥皂等名去垢之劑遂大備矣

古家庭婦女嬉戲日期

古人精神最活潑。其男子至歲時伏臘則游戲娛樂。女子亦然。社日停鍼線。端午鬪草。藏鉤。既詳於時節。游戲各門中。乃漢時婦女每月復有二日爲嬉戲確期。漢焦仲卿妻詩云。初七與下九。嬉戲莫相忘。下九者。據採蘭雜志云。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人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有忘寐達曙者。據是證。每月十九日爲下半月嬉戲之期。前半月嬉戲。則初七也。七亦陽數。此等取義頗似。周人疑仍周之遺俗。蓋婦女終歲炊爨紡績織布組紉。無日夜不工作。較男子尤勤苦。故於每月擇二日具酒食。息勞動。游戲歡娛。以酬其苦。焦仲卿爲廬江郡府小吏。並非富貴之家。乃亦如此。足證當時社會皆然。且以見古人調濟勞逸之妙用也。

古以牽牛娛小兒

左傳哀六年。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注。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爲牛。茶牽之。頓地折齒。按今日家人娛小兒之法。無所不至。而老人爲之者少。齊景公生茶之年。約已五十。乃猶銜繩爲牛。使小兒牽之。呼叱以爲戲。以是見古人活潑氣象。至老不息。

漢以來婦女皆學樂

古家家有樂器。不惟男子能奏樂。婦女尤人人能奏樂。故古家庭之樂。迥非後世可比。史記萬石君傳。石

養對高祖曰家有妹能鼓琴。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元后傳相者言政君當大貴。禁后父名心以爲然。教書學鼓琴。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夫琴者至高之樂。而最難能。漢時婦女皆能之。觀焦仲卿詩十三學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學詩書。似學樂爲女子一定課程。是以自魏晉六朝以迄唐宋。士大夫家庭除本爲歌妓外。其夫人姬妾或彈箜篌。或吹簫。或擷笛。或彈琵琶。見於詠歌及雜記者不可勝數。自朱熹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興。南宋元代尙未受其影響。及至有明。方孝孺胡廣等本朱熹之說。演而爲嚴氣正性。於是家庭音樂不爲女子能之。視爲不正。卽士夫能之亦日爲不材也。而古人活潑性情。節調勞逸之妙用全失。而反響遂生。爲孔聖唯一之罪人。

古育嬰方法

禮內則子生男子懸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注髻遺髮也。疏所留不剪也。又子能食教以右手。今仍教小兒右手使箸。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四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注朝望六甲。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注爲太暖。傷陰氣。禮率初溫故朝夕學幼儀。請肄習也簡諒。

按周時育嬰之法大致與今同。惟幼儀必習爲今日所忽略。蓋洒掃應對。古人爲小學一定課程。所謂履

端於始。禮慎厥初也。簡諒者。注謂所書篇數。猶今小兒寫仿影也。

古賀生兒

史記盧縮傳。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又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此漢晉賀生兒也。至唐尤甚。摭異記。明皇何后愛弛。乘間泣曰。三郎獨不念何忠。脫紫半臂換斗麵。爲生日湯餅耶。湯餅者。宋嬪真子云。長命麵也。人家生兒。作湯餅會。祝兒長生也。按劉禹錫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詞添麒麟。又唐書李林甫舅姜度生子。手書賀曰。聞有弄麀之慶。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麀書。用劉禹錫詩及林甫故事也。又北史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兒爲湯餅之會。是湯餅之名。六朝已有。

小兒束髮狀況

詩總角卯兮。注總束其髮以爲兩角。玉藻童子束髮朱錦。蓋古人自幼留髮。而髮皆上梳。分左右束爲兩角。使不下披。此式最久。至明皆如此也。不以朱束髮。必有服者。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生兒。一疋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鉞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爲試兒。按此純爲迷信心理。小兒何知。視其物之可

喜者取之。自然之理。荀子云。今以百金與搏黍。示小兒。小兒必取搏黍。棄百金。何者可愛也。今以不可愛之物。與珍玩並陳。則十九必取珍玩。胡能驗哉。然此法。今仍有行之者。似不詳審也。搏黍者。鳥名也。至育兒之法。玉藻云。童子不裘不帛。內則云。不帛襦袴。襦袴皆裏衣。帛則太暖。注云。傷陰氣。實有至理。若裘則尤不宜。今富貴人家童子。往往犯此。而反不健。致疾。因以害兒。

古屋內冬日取煖之法

木炭自周時有之。月令。草木黃落。乃伐木爲炭。冬日卽燃以取煖。周禮天官宮人。執燭共爐炭。左傳。邾子自投於床。廢於爐炭。遂卒。是裝炭於爐。可移徙取煖。亦有爲竈熾炭者。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傷民。公曰。寒乎。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又左傳。昭十年。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是於屋隅築竈。以取煖。又熾炭於坐處。古席地。使地溫也。漢晉以後。其法益精。又於炭火上罩以薰籠。既可防火險。又可倚以取煖。唐人詩所謂斜倚薰籠坐到明是也。又白居易詩。紅泥小火爐。是取煖而兼烹茶溫酒之用。而皆燒炭。於是晉羊璠作獸炭。唐楊國忠作獸炭。洛中子弟作煉炭。以次起矣。

家庭捕鼠之歷史 周貓爲野畜

鼠爲害於家庭最烈。而古尤甚。古雖王家。牆皆版築。無磚石。易作穴。古無貓。詩。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以貓與野獸並列。足證周時貓尚爲野畜。未馴爲家畜。故蜡祭迎貓。詩曰。穹窒薰鼠。又曰。洒掃穹窒。穹窒者。箋云。鼠穴也。又韓非子云。社鼠燻之則焚木。灌之則塗墮。足見當時畏鼠之烈。

周以狗捕鼠

古於薰灌之外。則以狗捕鼠。因捕鼠之故。有以相狗爲專業者。相其能與否也。周禮秋官犬人。凡相犬。率犬者。屬焉。呂氏春秋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畜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麀麀鹿豕。而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楛之。其鄰楛其後足。狗乃取鼠。又莊子徐無兒。吾常相狗也。又參同契。狸犬守鼠。又晉書。劉毅傳。既能搏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是皆古以犬捕鼠之證也。

以狸捕鼠

次則用狸。狸者狐類。詩豳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是也。微大於貓。而能食貓。貓見之則不敢動。故貓亦曰狸奴。其少青黑而作波文。無他色者。法言所謂辯人狸別。其文萃也。故至今仍以爲裘。性尤嗜雞。鄉間名曰雞豹子。後人因貓亦名狸奴。輒疑狸卽貓者。誤也。本草云。狸有數種。有斑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爲貓狸。善竊雉鴨。舊爲野獸。在周時曾馴爲家畜。用以捕鼠。莊子騅騶騶騶。一日千里。捕鼠則不如狸。韓非子。令鷄司夜。使狸捕鼠。皆用其能。說苑。騶騶騶騶。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之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是狸

能捕鼠。故有賣者。又孔叢子。孔子彈琴。見狸。作猫者。方捕鼠。又呂氏春秋。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是皆以狸捕鼠之證。惟狸性凶狠。雖能捕鼠。而害亦多。故至漢。卽不畜之。淮南子。狸執鼠。而不可脫。同託於庭者。爲搏鷄也。蓋是時馴猫之事。已告成功。故卽捨狸。

最後用猫

猫之馴爲家畜。不知確始於何時。東方朔云。飛鴻驛驪。天下之良馬。然用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是西漢時。已以猫捕鼠。再證以淮南子之不畜狸。必是時馴猫之事。已告成功。猫雖勇毅。而性溫良。畜之久而無弊。故漢晉時。雖甚少。至唐時。其族卒大繁。遂爲家畜。不可離之物。與鷄狗同。而狸復變爲野畜。然在魏晉時。殊不多見。如世說。魏武愛子倉舒。整額夢鼠嚙其衣。簡文帝對客。有大鼠登牀。謝虎子上屋。薰鼠。苦鼠之事。見於載記者甚多。而不言貴猫。足證此時。猫族孳乳尙未繁。至唐則家有戶。育。耒樓記云。猫一名狸奴。張搏好猫。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每視事。退至中門。則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唐書。高宗王廢后傳。我後爲猫。武后爲鼠。我當嚙其喉。而韓愈有猫相乳記。又俗以猫洗面。過耳有客至。見酉陽雜俎。尤足徵社會皆有。與今日同。

今人家偶無猫。則鼠立猖獗。以是知古鼠禍之烈。乞之其鄰。而宋黃山谷乞猫詩。最馳名。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蟬。又陸游贈猫詩。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

書宋以後吟詠者益多。蓋自猫族大繁後，而鼠禍立輕。此亦家庭治安上之一大紀念也。

古婦人見男子則以帳自蔽

家語孔子見南子，隔幃聞環佩，粲然風俗通。泰山太守李張舉六孝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前下帷，見六孝廉，行書謝道韞傳。夫弟獻之，常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中獻之前議，又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詩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鬢素樹，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是自周迄晉，凡婦人見外客，皆以帳自蔽也。乃對家中男子，亦隔以帳。鄴洛鼎峙記：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是嫂叔也。古嫂叔不親授受，則有之。更隔以紗帳，不太拘乎。乃至唐婦人出入，亦擁以幃。天寶遺事：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而色美，客不能見。李白醉戲曰：「王何惜示于衆，乃設七寶花帳，召寵姐歌於帳後，又物怪錄：犢車入中門，白衣妹一人下車，侍者以幃擁入，是又懼座上客及門外男子窺見也。」

古家庭對於各項禽蟲之徵驗

西京雜記：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各有瑞應，信乎？」賈曰：「有之。」夫目瞬即眼跳，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瞬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饑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乎。又西陽雜俎：猫洗面過耳有客至。

按貓洗面者以舌舐其掌使潤再以掌拭面使淨過耳者拭面時過耳上也乾鵲者蓋南方此本迷信之事而家庭日所常有每見貓洗面則曰有客喜鵲鳴燈花結喜蜘蛛下則曰報喜惟眼跳則惡之與漢不同耳。

謂嚏噴爲人道之歷史

終風詩曰願言則嚏言夫不見禮願言我而嚏也鄭康成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云可證自周迄漢皆謂嚏噴爲人說我也又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是嚏可占吉凶也宋嬾真子云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是宋時仍有此俗語至今不息家庭婦女只要嚏卽云某人說我以無理俗語三千年仍舊可謂久矣。

卷四十二

行唐尙秉和著

社會雜事

古以頭戴物歷史

孟子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斑白者言鬚髮白黑相間也。負以背負物。戴以頭戴物也。古敬老。幼者於道路遇老者。必代爲負戴也。又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是自周迄漢。皆以頭戴物也。

按今中國人無以頭戴物者。惟高麗有之。凡中國人之以肩挑以背負者。無不戴之於頭。卽汲水之桶。挹水之盆。無論男婦。皆惟頭是賴。巍然不傾。不欹。不溢。不墜。中國人見之。反詫其能。怪其拙。不知我古人。盡如此也。然所以能平穩者。賴有一物。薦於頭上。又所戴之物。恆至百餘斤。亦須有物。護持頭骨。使不受創。其物維何。則窶數也。

窶數者。據漢書東方朔傳。纏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郭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胎。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益下爲窶數。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

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周圍似窠數。

按寄生者，夏日大樹雨淋後生，耳色白，形圓中薄而窠數者，或以甃，或以絮，亦輪厚而中薄，置頭上，高低正平，兩物之質不同，而形則如一，頭若戴盆，薦於頭之上，盆之下，不惟頭不受創，且能平穩，故曰盆下爲窠數，此所覆本是寄生，朔能射其形，不能射其名，初曰窠數，此亦如管輅射枇爲梳之類，及舍人說其不中，朔乃提出寄生，若曰非窠數，即寄生也。宋劉敞不明文義，反謂師古說不通，最可笑也。

又楊惲傳，鼠不容穴，銜窠數也。注，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據是則以盆盛飯或羹，今以兩手舉者，漢時盡以頭戴，又據師古注，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知唐時仍戴物也。

髮辮之歷史

中國自古髮皆上挽，而夷狄髮皆下被。左傳有被髮而祭於野者，論語吾其被髮左衽矣。禮記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西方曰狄，被髮朱身。是周時夷狄髮皆下垂，被於項領。至漢時稍進化，則編髮。漢書終軍傳，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焉。西南夷傳，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僑昆明，編髮。又晉書東夷傳，肅慎氏俗皆編髮。又宋史宗澤傳，見編髮者，盡誅之。編髮即髮辮，是自漢迄遼金四夷皆髮辮，然自五胡亂華，拓拔魏遼金統中國北部，蒙古更進而一統，訖未能將編髮之風改易中國舊式。

自元時已滿人入關，滿人卽肅慎氏之苗裔，不惟將數千年衣冠制度盡行更革，且強迫華人將頭髮四

周雍去留其中。下垂編之。被於背上。此種醜態。甚於髡刑。因不樂從而被殺者。至數千人。而遺民耆老。舊臣。因避此禍。竄身海外。隱匿於山陬海澨者。不可勝數。此一變也。及至清末。近三百年。不惟愚民莫知其從來。卽卿大夫亦頗忘其固有。後學生赴外國留學。髮辮垂垂。外國人嗤之。名曰豚尾。學生歸來。始述其醜。不可言。於是資政院議決。許國民剪去髮辮。然當時雖有詔令。實卿大夫無一剪去者。民國元年。厲行剪髮。凡官吏無一有辮者。然髡者十八九。無定式。此又一變也。

古敬老狀況

古最重老。故國家有養老之禮。見於禮經者甚詳。因之社會亦敬老。孟子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言民知禮讓。行路時遇老人。無論識與不識。卽代爲負戴也。又漢書食貨志。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携。又地理志。魯地爲周公子所封。其民有聖人之風。地濱洙泗。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齟齬如也。夫至於相讓。則有形迹。故曰俗薄。若淳美之時。少者視爲當然。老者視爲固然。不驚異也。

此等風俗。至漢猶存。故國家時有賜肉。賜帛。賜米。賜絮之詔令。魏晉以降。漸爾稀薄。蓋人口日繁。老者益多。不勝其養。而社會之優容老者。雖至今不免也。

漢魏時劫質

今俗曰綁票

漢書趙廣漢傳。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雨君。無得殺質。又魏志夏侯惇傳。呂布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吐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送資用去耳。浩數責責斬之。惇旣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按此事。裴注引孫盛曰。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即并擊。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

嘉焉。按今後漢書。光武紀無此事。而陰皇后傳。有九年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之語。蓋一事也。

觀此。則後漢之時。王公皆被劫。頗類於今日之津滬。蓋劫質勒贖。最盛之時也。不贖則殺質。

今名曰擄票。無不

與今同。而古人遇此事。不惟禁贖。且質與盜並擊。使盜無所得。則源絕矣。若遇劫而贖。是獎盜也。愈獎愈多。若擊盜而顧質。是縱盜也。愈縱愈肆。故夏侯惇以大將軍之尊而被劫。其部下亦毅然不顧。何者。犧牲少而影響大。不如是不能絕其源。後世法律師其意。亦著令禁贖。然在國家立法。以合擊爲最優。而在家

庭私鬥。則捨質爲不忍。故有被劫不敢告官者矣。此盜風之所以益肆也。

古租宅狀況

魏晉以前租宅住者不多見。至六朝則多。北史邢劭傳劭租也。小屋與染工爲鄰。又劉昉傳使妾賃屋沽酒當壇。至唐時士大夫僦屋以居者不可勝數。乃有祇租一日者。白行簡李娃傳生至李娃舊宅門扃鑰甚密。生大駭。詰其鄰人曰。李本租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姆徙居。不知其處。生復回宣陽以詰其姨。既至叩扉食頃。有宦者出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來者。未暮去矣。是僅租一日也。故徐積詩云。賃屋爲無揚子宅。休官非爲武昌魚。李洞詩。稅房兼得調猿石。租地仍分洛鶴泉。蓋至唐宋租宅而居。遷徙靡定。其狀況已與今同。

煖房

今人移新宅。戚友恆送酒食會飲宅中。名曰煖房。亦曰溫鍋。蓋以新宅尙未經人住。集多人譟飲其中。以爲厭勝。而唐時卽有之。唐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又輟耕錄。今之入宅爲遷居者。鄰里醴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煖屋。亦曰煖房。是此俗自唐至今行之已千餘年。

歷代貸錢利息 周息五釐

其在周時。政府貸錢於民者。息祇五釐。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玄曰。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假令貸萬泉。期息五百。按載師云。凡任地國宅。官署無征。闔廩二十而一。是國服之息也。鄭云。貸

萬泉。錢也。期一年。息五百。亦二十取一也。卽年息五釐也。

漢普通息二分急則十分

史記貨殖傳。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是貸息爲二分。蓋普通無事。私人與私人借貸如此。及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貳同貸子錢家子者息也。子錢家卽放債者以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惟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是急則可至十分也。至王莽時。凡貸民錢治產業者。既受息。歲十一。復取其所贏。又變年息而爲月息。令市官貸民錢。收息百月三。是政府貸民錢。月息三分也。

中保人爲債權者奔走狀況

後漢桓譚傳。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保作中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按今之放債者。亦有中保人。日趨附其門。且有因以起家者。飲食醉飽。猶其餘事。證以桓譚所言。今古如出一轍。又樊宏傳。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文契者債權之證。中保所取予。削者漢用竹簡爲契也。

漢貧民租地種每年租率

漢書食貨志。貧民租富民田。種租十五。卽每畝收十斗。以五斗與地主也。今名曰分種。糧與薪皆分之。然

分種者少。納租者多。租率十之二三。無及半者。是租率古重於今也。

斫莖

莖者草也。馬牛所食之芻秣也。草長必斫之使細短。然後便於應用。漢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剉而死。又世說陶侃幼時家極貧。孝廉范逵過宿。時大雪。母湛氏斫柱各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

按薦者。席下所鋪草也。鉄者剉草之刀。古罪人嘗使斫莖舂米。然有程限。不中程則笞也。

古以磨麵爲業

周時無論爲米爲麵。皆以碓舂成。後乃以磨爲麵粉。捷於舂碓數倍。日久遂有以此爲業者。蜀志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敍以馬磨自給。按給者養也。以馬磨自給者。必爲人磨五穀。得報酬以自養也。唐吳融免債志。同曲磨家。二牛暴卒。後世業此者尤多。自機器磨興。此業漸廢。然山僻之邑。仍不絕也。

古有以磨鏡生光爲專業者

古用銅鏡。鏡始鑄成。固必磨而後生光。然用之久。光仍退。故有以磨鏡爲專業者。淮南子明鏡之始下型。模也。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磨以白旃。毡也。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唐聶隱娘傳。忽值磨鏡少年至。

門女曰。此可爲我夫。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又雲溪友誼。有胡生者。家貧。少爲磨鏡。鍍釘之業。是皆以磨鏡淬鏡洗鏡爲專業。沿街售藝。以自給者也。又世說補。徐孺子事江夏黃公。黃公歿。欲會葬。無資。以自致。乃以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達。按磨鏡具。卽淮南子所謂白旃玄錫諸物也。玄錫者。水銀也。

自玻瓈鏡興。而銅鏡始廢。玻瓈在古時爲至寶。本草云。本出頗黎國。故名。玄中記。大秦國有五色玻瓈。以紅色爲貴。梁四公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內外皎潔。向日視之。不見其質。按此。卽今日之玻瓈鏡也。在六朝時。珍異若是。又唐書。貞觀十七年。拂菻國遣使貢赤玻瓈。又宋史。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貢碧玻瓈。是在宋時。仍視爲至寶。迄蒙古混一西域。來者益多。至明代。番舶交通。運輸愈衆。於是以水銀塗其背。製爲照鏡。皎潔精瑩。卽四公記所謂向日視之。不見其質也。價廉物美。於是明清以來。銅鏡遂絕迹。

歷代養蜂攷

蜂能爲蜜造蠟。人利賴之。然自周時。不見以畜蜂爲業者。有之。自漢始。中國人自古輕實業。漢以前。卽有之。亦無人紀載也。故數千年來。畜蜂之事。毫不進步。至可慨嘆。攷高士傳。姜歧當延熹中。樞玄爲漢陽太守。召歧。歧不就。遂隱居。以畜蜂豕爲業。教授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夫旣云教授。則姜歧必創有新法。於蜂之性情嗜好居處。以及採割分房。並防患之法。研究詳悉。著爲書說。然後可憑以教授。而其書不

傳其法遂亡。至晉張華博物志云：遠方諸山出蜜蠟處，以木爲器，開一小孔，以蜜塗器內外，令遲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兩三頭著器中，宿夕飛去，尋伴來，經日漸益，遂停其中，此不知爲岐遺法否。其所謂木器，頗類於今日之蜂箱，但此祇爲分房之一法。姜岐所教授者，當不止此。又陰陽變化錄云：蜂每歲三四月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相蜂不採花，但能釀蜜。按此卽蜂王，爾雅翼：蜂以千百數，中有大者爲王，爲蜂羣之主，一羣中不能有二王，有二則鬪而分出，而張華博物志亦未言及。蓋姜岐之教授法，至晉已全亡。然分房之法，訖未失傳。五代潘勗蜂詩云：今歲分成第幾房，劄松爲屋蜜爲糧。劄松者，自古蛇鼠最爲蜂害，故古人爲蜂造屋，皆劄木爲之，屋成塗以蜜，備新蜂來爲糧，法略與張華同也。

明劉基養蜂之詳法

郁離子云：靈邱丈人喜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富比封君。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陶朱公問其故，鄰叟曰：昔者丈人之養蜂，劄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漏，其置也疏，蜜有行，新舊有次，五五爲伍，一人伺之，視其生息，調其暗寒，時其墮發，蕃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蜂，蝨蚍蟻，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其取蜜也，分其廩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

按宮不罅漏者，恐蛛蟻土蜂等爲害也。土蜂大於蜜蜂，不惟食其蜜，並食其子，蕃則析之者，卽春日分房

也。一房祇一王。惟此與爾雅翼言之。他書未有也。

蓋古人得蜜之法有二。一則畜蜂。一則採野蜂蜜。博物志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採者於山頂以籃輿自懸下。乃得之。又段成式酉陽雜俎。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與蜜並紺色。甘倍常蜜。是皆野蜂蜜也。賈島詩鑿石養蜂休買蜜。亦致野蜂也。

今仍有野蜂。惟家蜂蜜色黃。野蜂蜜色白。白蜜爲古所未有。古記載皆言蜜爲紺色。卽崖蜜。野蜜亦未有言白色者。今河北密雲昌平阜平綠山諸邑。所產蜜皆白色。而皆野蜂蜜。其白如脂。其味含各種花香。較黃蜜尤佳。而家蜂無白者。不知其故也。又今北平市上所有蜜皆白者。白可攪糖霜。黃則不便。故蜜雲古北口等處。所產白蜜。盡爲北平市收去。至其出賣。則每十兩不過二三兩真蜜而已。今西法興。以木箱養蜂。蜜則隨釀隨採。故其味甚薄。若中國法。一年祇春時採蜜一次。故其味之甘濃。勝洋蜂數倍。釀之久。與不久故也。西洋人從未嘗過此味厚之蜜。反以爲僞。又蜜過夏則結晶。味尤甘。而西洋人尤以爲僞。真可笑也。

糖之歷史

古味甘食料曰飴。曰餳。曰蜂蜜。皆液質而色黃。惟蔗糖則白似霜。甜似蜜。不液而沙。取攜便而潔白可喜。於飴蜜而外。別有風味。真食品中無上之寶也。然唐以前無之。唐以前所謂糖。皆飴餳。揚子方言。餳謂之

糖說文糖飴也是其證至六朝筴蔗汁爲糖齊民要術云筴蔗汁如飴名之曰糖是仍與錫無異又云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塊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是六朝時已有冰糖仍無沙糖攷北史眞臘國傳飲食多酥酪沙糖史書此者以沙糖爲中國所無又攷唐書摩揭陁國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召揚州上諸蔗榨汁卽榨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又老學菴筆記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唐以前書傳凡言糖者皆糟也據此是沙糖始於唐初或曰易林有飯皆沙糖之語豈知糖乃糠之訛宋本不如此也漢馮有沙糖哉然唐初所謂沙糖者盡紅沙糖也尙無白糖霜此有確證宋王灼糖霜譜云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者不知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付紙繫錢遣驢負至市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田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蜜蔗爲糖霜利當十倍試之果信如貞觀時卽有白沙糖到大曆幾二百年此糖霜胡能取十倍利乎故唐初仍無白糖

按說文云窖地室也今謂地窖藏酒曰窖窖蔗者必以蔗藏於地窖蔗受濕蒸其汁外浸遇冷而成霜其自如雪其甜如蜜在初發明時必利十倍然此法用蔗多而得糖少至宋時卽將紅沙糖復熬之使變爲白沙糖以迄於今其詳盡在王灼及洪邁糖霜譜中實北宋時糖霜已盛行東坡送僧圖寶詩云冰盤薦

琥珀何似糖霜美。山谷有寄糖霜詩。是其證。

漢冬日藝蔬之法

今日嚴冬。一切園蔬。皆有鮮者。法掘地數尺深。而覆屋其上。屋北低南高。仰其簷。使能受日光。又恐其受風也。簷之下。至地皆爲窗糊以紙。而於密室內壘鑿爲炕。炕之上。覆土尺餘。和以糞。種各蔬。炕之端生煤火。使炕上土皆暖。雖蔓生之黃瓜。亦可結實。與夏日無異。而其法實創始於漢時。漢書召信臣傳。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繡火。待溫氣乃生。信臣皆奏罷之。是其法發明最早。

乃至魏晉又失傳。晉石崇與王愷鬥富。冬日恆食韭薺。王愷百計不得其法。後賄其侍者。云合麥苗韭根搗之。因冬月無韭。麥苗可僞韭葉。加以韭根。則有韭味。是可證晉時無以溫室藝蔬者。不然奢侈如石崇等。當有鮮韭矣。尙以麥苗作僞哉。知其法久已失傳。

漢織錦法

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百二十織。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按此卽今日之提花也。提花用多鈎爲之。卽鑷也。織錦藝術。在漢已發達者此。

古殺豬後以火燎毛

今殺豬後，割其後腿，用鐵條從割口挺入其腹，遍攪之，再以口吹氣於其腹中，令全身鼓漲，然後縛其口，使勿洩氣，再以湯洗之，用捲刃刮去其毛，使皮膚雪白。若古則殺豕後，先以火燎其毛。莊子云：濡需者蝨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宮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又韓非子：三虱相與訟，爭肥磽之地，一虱過之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毛之燥耶？夫曰布草操煙火，曰毛之燥，則既殺而以薪燎其毛也。燎毛之後，其垢汗如何去，而古書不詳。至六朝時，仍用燎毛之法，而去垢則詳。齊民要術音岳燕：豬肉法，淨燂豬訖，更以熱湯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疏冷令淨，四破于大釜，煮之。按說文：燂，火蒸也。燎其毛也。既燎，更洗以熱湯，揩以薪草，去其垢污，然後煮之法，亦善矣。然仍不如今日之潔。今日之法，始于何時，則難攷也。

自古狐爲祟。

狐之爲祟，自漢魏以來，小說家所載，不知凡幾，誠怪獸也。而周以前亦不能無有。自虞初志亡，周以前社會詳情，俱澆沒不傳。於是狐史亦不詳。然時時見於經史，詩爲鬼爲蜮，毛傳蜮短狐也。以狐與鬼並列，其幻可知。又莊子步仞之丘陵，巨戰無所隱其形，而孽狐爲之祥，祥者變異之氣也。又戰國策：狐假虎威。又史記陳涉傳：令吳廣之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於是人多指目勝，足見秦時社會，久以狐爲妖，故假狐言以惑人。此周秦之狐祟也。

其見於漢魏者。干寶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卽是鼯鼠。客化爲老狸。又魏志管輅傳注。輅遠鄰數患失火。一日有書生宿其家。主人盛設。書生疑之不敢寢。持刀倚積薪假寐。窺有一小物。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其腰。視之乃一狐。自此無火患。此狐祟之見於漢魏者也。自晉以後。狐祟之見於傳記者。汗牛充棟矣。茲皆不錄。

古吹火用排

今人家炊飯。冶工冶鐵。用風匣扇火。古則用排。世說鍾季士先不識嵇康。往詣之。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椎不輟。

按排者吹火器。亦名曰鑪。音應。玉篇云。鑪。韋囊。可以吹火令熾。鼓者。蓋伸縮韋囊令進氣也。然可以水激。

後漢杜詩傳。造水排鑄農器。注云。冶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鼓排。卽水碓也。又魏志韓暨傳。爲監冶。謁者

作水排。利益三倍。是可證。以水激鑪。使扇風吹火。亦如水碓水磨。以水激輪。使磨旋轉也。不過水排但取其能吹火使熾耳。而省人力。故利三倍。至唐時仍用鑪。薛昭幻影傳云。乃遣崔元亮市汞一斤。入瓦鍋。蓋

一方瓦。疊炭埋鍋。鑪而焰起。又牛礮靈怪錄。見一革囊。喘若鑪囊。是其證。若今之風匣。不知始於何時。法

以木板塞匣內。更以鷄毛粘於板之四周。以塞罅漏。而安雙柄於板上。俾通於外。來回拉之。風從口出。凡

人家及鐵工窰邊。無不用之。而排遂少見矣。

人家及鐵工窰邊。無不用之。而排遂少見矣。

飲茶之歷史

周時飲料有六曰水漿醴涼醫醢見於周官漿人所掌醴者甜酒涼者冰水醫者梅漿涼與醫卽今日之酸梅湯而鎮以冰者也。想當時社會款客聯歡卽以此六飲而不及茶。然周時實有之。詩採茶薪樗。又予所將茶。野客叢書云。世謂古之茶卽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惟檟茶之茶爲今之茶。爾雅釋木。檟苦茶也。注。葉可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茶者爲茗。周禮有掌茶之官。然自周迄秦。社會飲者殊少見。至西漢王褒僮約云。烹茶盡具。又武陽買茶。是西漢人漸有飲者。三國時。吳主孫皓每宴饗飲酒以七升爲率。韋曜不能飲。皓密賜茶。以當酒。然至六朝時。飲者尙少。世說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皆患之。云今日有水卮。又洛陽伽藍記。齊王肅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蠅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夫以飲茶爲水卮。可證晉時士夫嗜茶者十不有一。以飲茗汁不飲酪漿爲可怪。又以證北齊時社會普通皆飲酪漿。仍嗜茶者少也。王肅亦以違衆。故遜其詞曰。茗爲酪奴也。清異錄云。茶至唐而始盛。然自陸羽以前。春日茶發芽。採之而已。烹之而已。與淪蔬而啜者無異也。及陸羽作茶經。創製茶法。烹茶法。於是茶事益精。家置而戶有。國家至推茶稅。則當時社會用茶之多可想矣。待至宋製造益精。迭見於歐陽蘇黃諸詩人歌詠。其狀況略與今同。

古掃地菴帶卽用黍穰

左傳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視榿。乃使巫以桃茷。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杜注。茷。黍穰也。孔疏。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茷。執戈。惡之也。鄭玄云。桃。鬼所惡。茷。菴。菴。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茷。是帶。蓋以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菴。菴。菴。謂亂穗也。杜云。茷。黍穰者。今世所謂菴帶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二者皆可爲之也。

按亂者菴屬。陸機詩。亂或謂之菴。至秋堅成。則謂之菴。故其穗可以爲帶。黍穰者黍穗。秋老實落。縛其稍爲帶。今北方人家多如此。無以菴草穗爲帶者。而古則兼用之。

古帶之長短與今同

曲禮凡爲長者。龔之禮。加帶於箕上。又管子弟子職。執箕膺。搢。箕舌。厥中有帶。以是證古帶長不過二尺。正與今同。至孔疏所謂以桃爲棒。似今日掃院之帶。以木柄縛帶尾。可遠掃。亦可高拂也。

魏晉宮殿榜額皆墨書

世說。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旣下。頭髮皓然。又太極殿始成。時王子敬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使云。可置著門外。後謝語王云。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仲將請人。亦曰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乃罷。按題額後世皆刻木爲之。魏晉時有刻石尙無刻木。故題殿額。

皆墨書。以是證社會榜額無不墨書也。

古待遇乳母之重

漢武帝乳母賜良田美宅。所言無不聽。見褚補史記滑稽傳中。是漢人之重視乳母也。韓昌黎有乳母墓銘。曰入韓氏乳其兒。愈遂老韓氏。又曰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官員外郎河南令。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夫對乳母自稱曰兒。稱其妻曰婦。子曰孫。其重視乳母等於骨肉。又老學菴筆記東坡主試。李方叔下第。其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主試不第。他復何望。遂自縊死。是亦在李氏養之終身者。故關係若是之切。是唐宋皆重視乳母。不與僕媪等。蓋爲兒而食其乳以生。其恩不與尋常等。故古人皆厚報之。養之終身。不令其去。今人情涼薄。兒長則視乳母若路人者。非也。

古縑帛之幅廣幅長

周禮內宰淳制注云。淳幅廣制幅長。天子巡狩。制幣丈八尺。淳四襪。同咫八尺。疏云四襪三尺二寸。幅太廣。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故易誤。三襪則二尺四寸也。

按周用律尺。每尺當清時工部尺八寸二分。周幅廣三尺二寸。正清工部尺二尺五寸。若裁尺不過二尺二寸。正與今綢緞之幅廣相同。若二尺四寸。祇當今裁尺一尺六寸。則太窄矣。疏疑四襪爲三襪者。誤也。且鄭時書四字已不積畫。與三字迥不同。有漢碑可證。然則周時帛每端長一丈八尺。幅廣三尺二寸。合

今尺長一丈四尺餘廣二尺四寸餘也。

六朝時布帛匹長四十尺幅廣二尺二寸

宋書沈慶之傳年八十夢得絹兩匹曰老子今年不得活兩匹絹八十尺也。由是證六朝時一匹絹四十尺也。又通志賦貢門魏天平初綉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頒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是北朝帛長亦四十尺也。至幅廣據通志云魏舊制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而南朝幅廣則不詳。想亦同也。

唐帛匹長仍四十尺廣尺八寸布幅廣亦八寸長五丈爲一端

通志唐武德二年制絹爲匹布爲端布絹皆闊尺八寸絹長四丈爲匹布長五丈爲端。至開元八年復申舊制不得因兩不足而加尺。至德宗建中年復據大歷定制凡尺皆以秬黍爲准。是唐布帛長廣始終不變也。

卷四十三

行唐尙秉和著

平民仕進

自周至六朝，官人之法，大致以選舉。自隋唐迄明清，官人之法，大致以科舉。選舉者以德行爲先，以材藝爲輔。自周秦迄兩漢，只能敦品勵行，習藝明經，無不脫穎而出。故人人自勵，樹立聲名，乃行之久而弊生。魏晉六朝，尙門第，貴簪纓，而平民受擠。於是變選舉而爲科舉。科舉者始於隋，開塲命題，較閱文藝。文藝及第，賜進士出身，與以官。謂曰進士科。以文藝爲先，以德行爲後。然歷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千餘年不廢。者以科舉比較最爲公允，而平民可從此有出路也。故孤寒之士，亦爭自琢磨，不能在他途與貴族競爭者，則致力於科舉。其選舉科舉詳制，盡在通攷通典中。茲所述者，乃歷代平民對於仕進之致力，及社會對於仕進者之感想也。

周時選舉以三物

周雖封建，然鄉大夫、遂大夫及其所屬，又司馬、司寇、司徒所屬，亦取之平民。非所有官吏，盡世襲也。周禮地官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曰以鄉三物。事也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

時嫺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法興猶舉也。教成鄉大夫推舉其於三事之尤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之。興於太學而授官也。又曰。三年則大比。是賓興之禮。三年一舉也。後世科舉每三年一次。本周禮遺意也。

漢平民仕進之法 有以富得官者

漢書張釋之傳。以訾同貲爲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又司馬相如傳。以訾爲郎。師古曰。以貲多得爲郎也。又景帝後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憫之。訾算四得官。母令廉士失職。貧夫長利。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貧。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萬。

按常侍郎官較尊。侍從皇帝。故必有貲五百萬。方得爲。若普通官吏。有家貲十萬。卽得爲也。然廉士有貲十萬者少。故減爲四萬也。是無論何官。必有家貲四萬者。方得爲也。

蓋當時風俗。爲官者富人居多。而郎官尤甚。所謂貲郎也。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又任安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後趙禹爲選任安田仁。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是當時郎官俸入。不能自給。而郎署公用。又多責之於郎官。貧者尤不辦。故張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司馬相如免官歸。家徒四壁。可證漢時京曹年年賠累。與清代同。

故喜富人。

有山郡縣吏爲大官者

漢時古道猶存，只敦品勵行，即可被選爲縣吏。淮陰侯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許靖爲許劭所排擯，不得齒敘，是其證。及得爲吏，樹立聲名，自然遷秩。如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鮑宣初爲鄉嗇夫，任安爲亭長，是由縣吏以次遷擢。陳萬年爲郡吏，察舉至縣令，趙廣漢爲郡吏，州從事，擢爲平準令，是皆由郡吏以次遷擢，而其初皆平民也。以上略述，二人以見例。

有以文學入仕者

孤寒下士，他不能有所作爲，惟恃讀書爲出路。如賈誼，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後吳公爲廷尉，卽薦爲博士，又疏廣以好學徵爲博士，又鄭崇爲郡文學，史梅福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是皆以文學起家。自博士有弟子員，弟子能明一經以上者，內則爲郎侍，外則爲郡掾。如睦弘以明經爲議郎，諸葛豐以明經爲郡文學，是皆以明經而貴顯。自武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射策，如董仲舒、公孫弘、嚴助、馬宮、何武，並以射策得貴顯，而嚴助一擢卽爲中大夫，朱買臣、吾丘壽王、王父，俱終軍之屬，並以上書得貴顯，而朱買臣亦一擢卽爲中大夫，自此孤寒讀書之士，始奮迅起矣。

有以品行得舉者

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京房蓋寬饒杜鄴師丹。並以孝廉爲郎。而後漢李善本民家奴。以救主故。卽徵爲太子舍人。自是以後。孝友義俠。蒸爲風氣。三公及州郡聞名。爭相辟舉。無不彰顯者。故東漢風俗較西漢尤良。

魏晉六朝尙門第平民進取難

自魏陳羣制九品官人之法。於是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六朝皆承用其法。然自魏晉以來。崇尚門第。寒俊之士。得上品甚難。世說周伯仁母。汝南民家女。謂伯仁兄弟曰。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爲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世在世。得方幅齒遇。又陶侃少時家酷貧。同郡范逵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在地。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侃母旣截髮易米。斫柱爲薪。剉席薦爲馬秣。人人踴足。明且去。侃追送百里。許達感其賢。始薦於張夔。羊晫諸人。後晫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由是觀之。在晉時。平民進取。已不易如斯也。若貴族子弟。幾見如是哉。又通攷晉時。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吏部選人。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夫徵父祖官名。卽上門第之證。故南齊書云。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胃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平民以三十試吏。平民與貴族。不平等。若是。又北齊辛術傳。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鑑衡之美。一人而已。言不專取門閥也。又北周蘇綽傳。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察舉精慎。言置門閥不論也。

以尙門閥之故策士時出種種醜態

通攷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所舉秀才貢士廉良。天子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而課試之。秀才孝廉方正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猛浪者。奪席脫容。刀蓋既尙門閥。則貴游子弟進。而寒士受擠。不論才藝。則統袴少年多。而詩書之士少。故有如是種種醜態也。

隋唐以來進士科之榮貴

進士科始於隋。而大盛於唐。唐貞觀時。有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而秀才科尤高。後以舉不中第。卽反坐其州長。由是廢絕。祇明經進士二科。而明經科較易取。故世所貴者。唯進士科。

撫言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其都會謂之舉塲。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謂之曲江會。

進士科榮貴之由

在選舉時代。終假人力以進取。惟進士及第。則全由考試文藝所致。不假人力。首試以時務策及經義。次

試以當代法律條教及小學中說文字林算學中周髀五經算等書後更兼試詩賦雖當時尙有門第餘習及權要聲氣之弊而孤寒下士亦往往得售在社會心理似進士科全以文學得官視他途進身之假力於人者有仙凡之殊有清濁之異又應試得售今日白衣明日朱紫在社會耳目尤以爲榮故雖鄉曲之士亦父論其子兄勉其弟以讀書

唐新進士曲江大宴之盛況

據言新進士曲江大宴先期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傾城縱觀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既徹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例夫新進士大宴至請皇帝臨觀則其鄭重可知又何怪社會以是爲榮哉

故進士放榜謂登科記爲千佛名經見據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信報喜謂之泥金信見開元遺事狀元

及第謂曰奪錦標見古今詩話劉禹錫寄劉侍郎放榜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

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孟郊及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又紀事詩云元和十一年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觀此三詩唐時社會之艷羨及第進士可謂極矣

唐舉人考試規矩及入棘闈情況

紀事詩云。唐舉人試日。許燒燭三條。韋承貽題詩於壁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薛能詩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寫難成。夫曰報三條燭盡。是燭盡不交卷。則逾限也。曰鐘初動。則是曉鐘已動也。以是知唐試進士。以一日一夜爲限。

唐社會待遇新進士之醜態

玉泉子。韋保衡常訪同人。方坐。李鉅新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幃下。既入。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出。及韋上公主爲相。鉅新方爲山北從事焉。是秀才遇新進士於友人家。卽須迴避。又摭言云。彭伉漢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漢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漢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憤然責之。是白衣卽不得與官人同席。宴後。漢亦一舉登第。伉初嘗侮漢甚。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伉聞失聲而墜。是進士及第。可使姻戚之有宿嫌者。懼而墮驢。又因話錄。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琮妻雖貧不能勿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召大將。既至。曰。趙琪非汝壻乎。曰。然。曰。已及第矣。大將遙持榜歸。白家人曰。趙郎及第矣。妻族大喜。卽撤去帷帳。相與同席。以簪服慶遺焉。是其壻不及。

第○則○以○與○貧○女○同○席○爲○恥○及○既○及○第○則○又○以○與○貧○女○同○席○爲○榮○也○然○士○雖○進○士○及○第○終○身○坎○硤○者○多○矣○而○社○會○榮○視○若○是○似○一○種○迷○信○也○

惟唐考試之法尙疏不盡公允

玉泉子云。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坦門下。以年耄雖中門不禁其出入。坦持文柄入貢院。子助質日議榜於私室。其子奪進。僧聞之熱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謾應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宅。二子議如初。僧忽張目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卽歷數其權豪私仇。予奪去取之由。全榜人名不差一人。助等大懼。問僧所欲。曰。有鄉人翁彥樞。第八人及第足矣。榜發彥樞果及第。又撫言云。高鑑知貢舉。誠門下不得受請託。及入闈。裴思謙持仇士良宦官關節。非狀元及第不可。錯不得已。許之。又廣陵記。王維以公主力爲舉首。此皆由考法疏闊。故弊易也。

不過唐時雖通關節。播聲氣。而及第之人仍多名士。倘子弟不文。雖豪宗右族亦恥之。而不爲彼王維。雖由關節進。因其文采素爲岐王所賞拔。故樂爲延譽於公主。卽裴思謙由宦豎進身。而狀元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御爐香。此詩馳名千古。故仇士良肯爲盡力。非若後世之無所挾。而徒以勢力進取。又以證唐世之文章爲極盛。苟文采不足。徒憑勢。

力得第，無論何人，皆以爲辱也。

至宋考試之法始密不能徇私

唐祇制科糊名，進士科皆亮卷，故弊端百出。至宋將試卷糊名，使主試者莫知誰何之文。通考云：景德四年，命晁迥知貢舉，滕元晏封印卷首，先是雍熙二年殿試糊名，至是用之禮部。迥明道二年，而天下州郡無不用之，而又恐主試者之認識筆迹，則又將試文滕錄，以易字體。通考云：景德八年，始置滕錄院，凡試卷經彌封官封卷後，付吏錄本，監以內侍二人，京官校對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貢舉，定去取，自糊名滕錄之法興於是。主試者雖門生故吏，無能爲力。老學菴筆記云：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貢舉不及第，他復何望？遂閉門自縊死。緣方叔爲東坡門生，東坡主試而方叔不第，故以爲絕望。豈知試卷自糊名滕錄後，雖親子弟亦無從摸索其法實已。大公自此以後，凡平民求進取者，只致力於文學，不患不達。故歷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兩圍，竟廢滕錄而不用，不知此爲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舉廢耳，設沿襲至今，其弊不可勝言矣。

明清以來，平民進取之法，大概有三級，由童子應縣試，府試，再應學政試，取中者曰生員，卽秀才也。由秀才應省鄉試，取中者曰舉人，第一名曰解元。由舉人再應會試，取中者曰貢士，第一名曰會元。貢士經殿試，取列一甲第一名者曰狀元，一甲二名曰榜眼，三名曰探花。一甲祇三人，次爲二甲，皆賜進士出身。次

爲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再分別授以官。凡一省置學政一人。考試童生。甄別秀才。凡舉人科進士科。每三年一舉行。舉人科曰鄉試。合一省秀才試之。進士科曰會試。合天下舉人試之。鄉試恆在八月。曰秋。會試謂槐花黃。舉子忙。故有攀桂折桂等名也。會試恆在三月。曰春。會試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故有探花簪花諸故事也。凡秀才每縣取中有定額。舉人每省取中有定額。大省百餘人。小省或不到百人。進士每科有定額。共甲榜不過三百人。而每省復有定額。大省得中二十餘人。小省十餘人。故雖荒陬僻壤。文化較低者。亦不至脫榜也。此明清以來。平民進取之大略也。

卷四十四

行唐尙秉和著

妓

古之所謂妓與後世稍異。論語齊人饋女樂。史記貨殖傳鄆郚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漢張禹後堂所蓄皆妓也。而皆爲女樂。故世說云殷仲文勸武帝蓄妓。帝曰吾不解聲。又魏武遺令於銅雀臺上設匡牀施繡帷。每月朔十五令諸妓向牀前作伎樂。又謝太傅攜妓遊山絲竹陶寫宋蕭琳有聽妓詩。梁簡文帝有聽夜妓詩。又十六國春秋石虎鄧后原晉僕射鄭世達家妓。唐書太平公主傳供張聲妓與天子等。順宗紀貞元十一年放後宮女妓六百人。是皆以妓爲樂之證。不然王公貴人及天子宮中所蓄曰姬妾可矣。胡必名之曰妓。曰妓則聲樂也。茲所述者非貴人家所蓄之妓。乃社會以妓爲業者也。

唐時妓女聚居之地及妓院佈置之清雅

自唐以前營業之妓載籍不詳。至唐始有詳記。而北里志則妓史之班馬也。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瑣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遊焉。二曲。卽卷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聽事。前後

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幃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聽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按記忌日者。例禁歌舞。讌宴於忌日也。

假母今之養家之狀況與今同

北里志。妓之母多假母。原注云。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亦妓之衰退者爲之。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

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原注云。多有遊惰者。於二曲中爲諸娼所象養。號爲廟客。不知所謂。按今日妓之假母。俗呼爲老爆子。蓋仍沿

唐時爆炭之稱。爆炭者。言其鞭撻穉妓。威怒爆發。如炭之爆也。亦曰鴛母。蓋爆之訛。至其所象之侍寢者。今日拚頭。亦曰靠家。唐廟客之稱。訖不得其義。

唐妓之來歷及受虐情形

北里志。諸女自幼丐有。或備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求厚賂。誤陷其中。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撻備至。皆冒假母姓。咸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

按今日妓女皆由假母買貧家女。自幼調習歌曲。及其稍長。則責其斂錢。稍不如程。則鞭扑交至。今古鴛母。如出一轍。

唐妓捐錢始能出遊

北里志。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鏝。繼燭卽倍之。

妓從良仍不悛

北里志。楚兒傳。楚兒字潤娘。往往有詩句可傳。近以退幕。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姬狂逸特甚。及被拘繫。仍未能悛。鍛主繁務。又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牕牖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篋送遺。鍛乃汾陽裔孫。爲人異常凶忍。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自痛憤。而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距數十步。鄭光業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出籠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曳至中衢。擊以馬笞。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膝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潤娘持彩箋。送光業詩云。應是前身有夙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拳。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取筆於馬上答之云。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使合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

按今日妓女從良者。仍風騷不已。舊習不悛。未幾下堂。仍操舊業者有之。蓋妓女在妓院風狂成性。乍入

人家有如牢獄。難以久安。乃如潤娘者。走筆和答。詩詞敏妙。直與文人學士相埒。可謂大雅不羣矣。乃以所適非人之故。不甘寂寞。仍招蜂引蝶。念舊輸情。不知已身之已脫籍妓也。甚矣結習之難忘。

點妓自高聲價以斂錢

北里志。天水仙哥。字絳真。住南曲。善談話。能歌令。姿容平常。而蘊藉不惡。劉覃登第年十六七。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每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增繒不已。會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信。有戶部府吏李全者。能制諸妓。居里中。覃聞召吏至。授以銀花榼。逕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視。即使昇回。

又雲仙雜記。史鳳宣城妓也。待客有差等。最上者有迷香洞。神鷄枕。鎖蓮鐙。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則不可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傳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宣城。罄囊有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按天水等伎倆。至今娼妓祖述其法。而執縲子弟。墮其術中者。今古如一。豈不異哉。又史鳳曰。請公夢中來。諱亦甚矣。若後世必有人痛懲之。而宋時遊人。熟視不怪。今古習尚之不同若是。

唐時妓院之危險

自來妓院爲危險地。卿士大夫入其中。而被劫。被辱者。不可勝數。乃唐時竟至殺人。北里志。王金吾相國起之子。曾遊北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牀下。俄頃又有仗劍後至者。以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

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又裴晉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餘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介召同年胡證尙書。證皂貂金帶突門而入。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台足橫置膝上。卽改令曰。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羣惡叩首乞命而遁。

按妓院爲不名譽之地。在其中雖被殺亦無聲訴者。而被劫被辱者。更暗默不言。猶憶光緒三十年冬。有名妓謝珊瑚者。寓李鐵拐斜街。某員子往遊。貂裘金表玄狐斗蓬等物。爲惡少劫奪。席捲而去。亦忍痛不言。至妓女爲劫賊掠去勒贖。惡少因一語不合。搗毀什物。咆哮肆威者。尤衆。及三十一年。巡警部立警察。滿街劫賊。既不敢肆行。偶遊客發怒。搗毀什物。則妓院立呼警察來處罰。於是妓院治安。始有保障。千餘年不改之狀況。至此一變。此亦志北里者之一大紀念也。

唐京妓與外妓謹肆不同然遇貴人皆須行參謁禮

北里志。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楚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陝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宴集因醉戲爲牙娘批頰傷面。次日期集師門。同年皆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面。同年皆駭然。主司裴公瓚俯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又云。比見東洛諸妓。儼裁。及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箸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若北里之妓。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按惡妓風狂。專以打人取樂者。今古皆有。至貴人入妓院。受諸妓參謁。殆唐人獨有風俗。若後世貴

人治遊者愈貴則愈諱之誠以游戲之地而忽行參禮得毋施之非其人行之非其地乎。

唐宋時官妓

以上所述皆私妓以歌舞自由營業厭則從良乃唐宋時又有所謂官妓營妓蓋一類也或曰始於管仲以管子有女閭三百之語或曰始於漢武以漢武外傳有置營妓以惠軍吏無室家者之語此皆不可信漢魏時軍中宴饗之事多矣不見有妓祇貴人第內宴饗有之東晉時士夫放蕩極矣乃見於世說者謝安可遊山挾妓官吏公讖從不見其呼召官妓是晉宋時尚無也故謂營妓始於管子者固無稽卽謂始於漢武者亦非信史官妓之有蓋起於唐天寶以後此有一徵凡唐載記所謂某與官妓狎某喜營妓某皆天寶以後人以前則無有也。

凡官吏宴飲則召官妓侑酒

撫言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進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又東臬雜錄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京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又清波雜志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妓爭持紙乞歌詞是唐宋官吏祇有宴會無不召妓蓋其時士風不似後來之拘執視聲妓絲竹爲固有之事兼其時官吏多文人學士妓女之風流文采又足以副之故觴詠所至則湖山景色歌詞傳播則今古蜚香自蒙古興此風漸衰自洪武起懸爲厲禁於是古人所恃以舒寫勞瘁活潑精

神之事。至清。末遂剷除無餘。而文化之低落隨之。出軌之反動以起。則以疏導失宜之故也。

官妓皆由私妓選拔

本事詩韓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閃妙。昱情屬甚厚。滉聞其名。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首歌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杯令歌。果唱戎詞曰。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佳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曲既終。滉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竦然起曰。然。淚隨言下。韓卽歸之。

以是證當時官妓皆由私妓選拔而來。蓋一入官籍卽不能自由。且往往受官吏之虐。魏泰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管官妓。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郡妓犯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辭。但恐杭妓不安耳。乃捨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詩以戲之。又古今詩話。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李秀蘭。天性慧黠。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妓競集。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子瞻爲作賀新涼。使歌以侑酒。倅怒頓止。觀是二事。則官妓受虐之種種情形。可推想矣。

有能脫籍者同輩皆羨之

快雪堂東坡帖云。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鬥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東風。龍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惠也。

按周韶原唱。以鸚鵡自况。故曰隴上陸龜。曰雪衣女。雪衣女楊妃所著鸚鵡見外傳。胡楚以花卉起興。以桃李自比。其欣慕周韶悲傷自己不能脫籍之意。溢於言外。讀之令人憐。故楚詩尤佳也。然觀東臬雜錄所記。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見前。以是證落籍不定從良也。只脫官家羈絆耳。

唐宋名人與官妓之容戀

凡唐宋名人。不惟宴飲呼妓侑酒。其戀戀寄情於官妓者。亦不諱也。古今詩話。元稹廉訪浙東。喜官妓劉採春。題詩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是戀官妓不歸也。又麗情集。元稹使蜀。籍妓薛濤。有才子色。往侍焉。後登翰林。寄以詩。又云。灼灼錦城官妓也。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以紅綰聚淚為寄。是既歸。仍念官妓不捨也。又古今詩話。韓魏公為陝西安撫使。李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為官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又吹劍錄。范文正守饒。喜妓籍中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為託春風幹當來。介遂買以遺公。是見官妓而心欲。雖隔多年。必設法以致之也。又以證韓范皆名儒。亦不諱此也。又詞苑

叢談。周邦彥方在李師師家。道君忽至。邦彥伏牀下。備聞道君謔語。乃隱括其事。成少年遊。他日師師歌之道君大怒。因遷謫邦彥。押出國門。是君臣同戀一妓而相妬也。又青箱記。魏仲先與寇萊公同遊陝郊。僧寺留題。後復行到。公詩已用碧紗籠。仲先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又后山詩話。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適會僧廬。王荆公往迫之。妓踰垣去。荆公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野客叢書云。錢文僖公留守西京。梅聖俞尹師魯歐陽公同在幕下。一日宴集。歐與所眷妓後至。錢責妓云。涼堂午睡。失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席成臨江仙。錢令公庫償釵。是長官與屬。以妓爲戲。雖遊寺亦不離官妓。甚或幽會於僧房也。至其他文人如黃山谷與瀘南官妓盼盼相戀。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斐琬甚密。周邦彥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更不可勝數也。

唐宋時妓界之文采

麗情集。長安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書仙。又天寶遺事。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詠。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授天長尉。與國容相別。詰且赴任。國容使女僕資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情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是妓而富於文詞。

北夢瑣言江淮間名妓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抒情集韋蟾廉訪鄂州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皆不能屬有一妓泫然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是妓而能詩而武昌妓之續句為學士大夫所不能者而妓能之且出語敏妙當場刺譏想當時坐客皆赭顏也又楚兒與鄭光業見前走筆和答鄭詩尚不如楚兒即周韶胡楚之詩在士夫亦為難能也

能改齋漫錄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誰門非斜陽也倅因戲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畫角聲斷斜陽原作誰門暫停征轡原作棹聊共飲原作引離觴原作尊多少蓬萊舊侶原作事頻空原作回首煙靄茫茫原作粉孤邨裏原作斜陽外寒鴉萬數原作數點流水遶空牆原作孤魂傷原作銷當此際輕分羅帶原作暗解香囊原作香囊暗解羅帶輕分原作護贏得秦樓薄倖名狂原作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原作染傷心處長原作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原作昏

試以琴操改韻與少游原唱較幾不能判其孰為主賓則琴操之工於填詞其才誠為不可及故東坡極賞之泊宅編云杭妓琴操善應對東坡善之後因遊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云何謂湖中景

答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曰。隨他楊學士。鼉鼓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卽削髮爲尼。

此皆略舉一二。以概其餘。其他見於載籍者。尙多如煙霧也。蓋其時妓女無不知書。其高者能吟詠。通詩歌。可與文人學士相和答。次亦無不通文。故詩詞脫手立可付歌。能定其聲。知其意。久之遂習與俱化。以是證古妓界文學亦高出後世也。

